

京口耆舊傳卷五

湯東野

從子喬年

范寥

陳東

竇從周

孫時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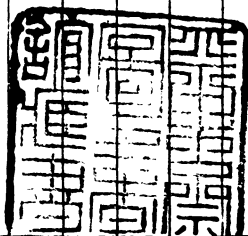
王揚英

張絢

郭珣瑜

鍾將之

吳致堯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爲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卽對鎮江府學內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仰副作成者有詔乘遞馬赴闕旣對言契上心卽授忠義郎衛尉寺主簿再轉爲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卽家起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陞秘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杭苗劉作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叅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宜浚曰事已如

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

禁無敢登者

案宋史張浚傳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據此書東野謀于浚欲匿赦不宣

則是謀起東野不由浚命與浚本傳互異又取登極赦書易改元赦書張于譙門宋史書其事不詳鶴林玉露詳其事乃

不及湯東野之謀皆屬闕誤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勤王錄有曰又能辨明受僞命于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

利之人而實不虧于臣節數語可爲此書佐証而散金帛如常時郊賚之數人情略

定乃與浚議勤王之師會張循王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僞

詔使還秦隴師薄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

間使持僞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卽先攜見

俊與偕謁浚斬使者而禁僞詔於是謀益堅貽書抵呂公頤

浩於金陵推爲盟主招韓蘄王世忠劉雍公光世皆以兵會

軍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旣東東野獨留爲後備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浚出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留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幸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東野莫可爲守者再知平江兼本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已而行旣至調民兵置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宜邵彪王彥環用防城免夫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爲戰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卽以蠟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祇與俱死奏凡十餘上上手勅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共力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

事引咎自効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二月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云亦遁蓋出于望之

奔也但遁與奔雖有前後其失均此寢不報而臺評繼上請書不書遁但云引咎自効蓋有所諱

正失守之罪上爲之特下詔曰湯東野昨累有奏陳措置守

禦頗有論理只緣事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

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宰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

之可任繁劇移江東都轉運使罷奉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

赴改江淮招討使司叅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

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樞又直留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

俊欲遂取之憚其彊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

允文善被罪謫英州

案宋史汪若海傳時若海通判沅州以

似竟有樞密院屬官被謫者與汪若海傳小異

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

謁俊使詒書允文允文遂伏罪

案宋史汪若海傳東野與若海故相得遇若海道中喜甚

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順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感悟卽舉軍東下據此則是馳往面諭不待詒書已也與此書所云詒書允文互異

論平李成功復職爲

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僞齊宿遷令張澤拔衆四千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釁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當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已之子時以爲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姪喬年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舍以選爲前郎

紹興間有誦所爲詩於秦丞相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貴可立致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罵曰是主通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爲天下讎之寧能仙仙覩覩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薨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爲郎官者謂喬年曰某聞之要路將以某爲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說於公意何如喬年曰唯旣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說皆不類考官意不嫌出院亟問之乃知退卽易他經

案劉漫塘湯貢士行述乾

道間何公備爲吏部郎故與君爲同窗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舍何謂公某題若何公因爲道所以翼日何被命攷試君亟

易它經據此則是何備特索題解于喬
年與此書稱郎官以題解授喬年小異後十餘年當淳熙甲

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魯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

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事科舉誓不僥倖進若爾二十年

前附秦丞相久爲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

授迪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真擢紹興二

十四年進士第終揚州教授

案湯貢士行述喬年後終廬州教授與此書終揚州教授異又

案湯貢士行述修年登紹興甲戌進士第分教維揚帥守莫

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條便宜皆格不行璽書

督責莫懼密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莫曰闔府誰如君

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條十事以獻莫讀之喜曰

吾乃今知免于戾矣卽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令淮南民兵條

畫多自君發之此事甚有關要又行述稱故人子何公澹爲

武學論以書戒食君弗啟緘還之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

父執也知父執至而不來見欲折簡致之禮乎何聞而媿之

此二事爲此書所

不載附錄于此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蜀公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
浮甚俗間翟叅政父思之爲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鑒草衣
巾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遣之汝文適從
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門下其後思立朝位
顯寥貌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
聞語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
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于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
歛之而行莫知所之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
病嘗有詩云范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爲寥作也
寥有從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
不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祗如昨亦以開釋

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寥在爲辨棺斂
仍護其喪還費皆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

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

案東都事略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張懷素以吳儲吳

侔謀反伏誅不書儲侔官階

宋本紀稱朝散郎吳儲承議郎

吳侔生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均不書儲知和州九朝編

年與宋史同據此書稱知和州吳儲則儲當以朝散郎出知

和州宋史及九朝編年但書其散階耳皆不及此書之核實

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

夜宿書室寥入卽偃臥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

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卽持入謾不省所謂懷素大

喜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旣盡知其事卽佯

狂脫去欲遂告變窘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

東野竭力資之

案九朝編年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術游公卿門元祐中見朝散郎吳儲因道儲之

福似姚興當爲關中主崇寧中到京又見承議郎吳侔妄言
星變至是有范寥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資不能達丹陽
進士湯東野資遣之其所載懷素謀反狀較宋史東都事略
及此書爲加詳而范寥之乘間抵隙得以盡知懷素及諸侔
反狀則九朝編年又不及此書之詳又考劉漫塘集跋湯侍
郎勤王錄後有云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于羈旅中從史上
變以弭亂萌遂使江淮數千里之既懷素伏誅徽廟嘉其功
民一時免墜塗炭可與此書相証

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曰適其在告謂
進不因已曰彼素不由學校躡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

使

案九朝編年寥告懷素謀反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摠及
內傳官同鞠治而蔡京與懷素遊甚密深摠皆爲京地深

悉毀

京札仍乞奏盡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據
此則蔡京本懷素黨與值寥告變禍且及己其構憤于寥者

甚深其沮寥不得授文階實此故也此書稱寥上變之日適
京在告謂進不因已故擯抑之與九朝編年似是而實非也

暨東野以鎮江府學內舍入對乃授宣議郎衛尉寺主簿寥

後累更職任爲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文墨

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敘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尙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旣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駒皆嘗與之唱酬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合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宣以來羣儉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寇于外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父子結怨于東南以致剗開邊釁宗社阤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醜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

六賊

案靖康傳信錄稱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厚與此書及宋史互異證之

盡忠錄所載原書六賊內無蔡攸高俅盧宗厚傳信錄似未足據

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

無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于衆中自誓以爲言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其時北敵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時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外患欽宗感悟卽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

案宋本紀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事

在靖康元年二月辛丑六賊之竄其中王黼安置求州李彥
賜死朱勔歸田里俱在是年正月己巳梁師成賜死在是年
正月乙未俱在東伏闕上書之前惟安置蔡京于儋川童貫
于吉陽軍在其年七月乙亥故宋陳均九朝編年于蔡京童
貫之竄竊均書在伏闕上書之後此書于東未伏闕之前卽
云蓋竄六賊又云六賊雖竄則似童蔡亦與王黼等同時並
竄者今特據
宋史疏明 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

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
惟割地請和棄城避難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
在外惟种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主猶藉二人
以爲重邦彥等疾綱異已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卽罷綱相且
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
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
案九朝編年謂太學生陳東伏闕上
書請復李綱种師道舊職又東都事略种師道傳東請復綱
師道位又云綱復執政此條謂東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則似

東以師道爲已罷將矣與二書所傳略合然考東書並無請復師道舊職及復將師道等語惟書末有云請闕外之事盡付師道使專之蓋斯時師道爲同知樞密院事宣撫使諸道兵馬悉隸焉特因姚平仲沮忌致師道言不見用而其以樞密兼宣撫如故故盡忠錄所載東書第請以兵事專任師道非以其罷舊職而請復之也東都事略九朝編年皆誤以東書有請復師道位等語故反以東爲惑于流傳而不知東書俱在可復按也此傳語意頗類二書故並辨之又考東上書在二月初五日而靖康傳信錄稱種師道罷宣撫使在二月初三日則又似在東上書之前然考宋本紀種師道之罷書在二月癸丑乃二月十七日是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東上書後也傳信錄未知何據

衆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時閹宦壅閉非一日會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躁躡之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一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吾自是頭已在地上了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蓋遣使宣諭以復用綱師道又

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謀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卽解

圍去

案東弟參軍南所爲行狀謂是日爲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考宋本紀此事係之三月辛丑是月朔爲丁酉則

辛丑乃初五日薛鑑誤以爲庚子與行狀及宋本紀俱不合

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

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

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

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

案九朝編年謂李梴蔡懋王孝恭趙野悉爲都人所訴梴

懋大恨之請置于法又密諭國子司業黃哲令屏諸生聶山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此條載欽宗付御批于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又似寬免陳東特出欽宗意而山僅奉行之耳此事可以互考又案九朝編年載楊時謂欽宗曰諸生欲忠于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定矣上喜曰此無過卿者遂使爲祭酒此條謂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蓋欽宗已有先命故特以此札付之合參二書尤可悉其端末卒學官迎之歸諫官

陳公輔授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

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

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

案盡忠錄載東于宣和七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上欽宗第一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上欽宗第二

書正月三十日上欽宗第三書二月五日上欽宗第四書四月十六日辭告命又上皇帝書故宋史本傳謂東于欽宗時

書凡五上考之此書與盡忠錄及宋史正合而漫塘集載建

炎第三書跋後謂東六上欽宗書與此書及宋史盡忠錄均異不報遂謁告歸是歲舉于鄉

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

案趙子崧致東書有云聞公有遜避之意何得

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而遜耶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

難蓋斯時子崧知鎮江府事故奉詔趣東據此條稱東喜曰

吾志伸矣即日就道則與子崧之書傳聞異辭又考東弟南

所爲行狀謂趙子崧移文趣公行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
卽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問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
踵尙奚足惜耶據此則東實未嘗有辭遜之意子崧或得之
于流傳歟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

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并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儉佞必不能宏濟艱難

案盡忠錄于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載東上高

宗第一書八月十九日載上高宗第二書八月二十五日載上高宗第三書考之此書及東家之所述前後全合而劉漫塘集跋建炎第三書乃謂東有第四書與此條及盡忠錄均異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

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卽爲書別其家人

原注

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今特寫此紙恐要

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懷妊或得男卽先人之後
不絕東死無恨六五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
諸叔嬭更不在丁寧也仍煩二弟徧詣諸房起居尊長見姑
姑亦傳語四七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
六姊七五郎爲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卽成親不然別作區處
請將此書與四六姊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并諸僕
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
案盡忠錄家書一通與此書所載大略相同惟字句小異
又盡忠錄所載家書後又附載二條此書未載今附錄之其
一條曰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
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二十五
日晚南京神霄宮書又一條曰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
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書畢
襄城爲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

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

案李猷贖屍記其大略曰

少陽旣死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所所在猷乃于所
館舍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有知當啟我心越
二日會都市曹後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尸去猷
卽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

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癰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首也于是百方致之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方東死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

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

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

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言

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

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二月高

宗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乞追贈陳東歐陽澈及官其子孫仍乞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二月六日同奉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團練使英州安置

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

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子

案元一統志稱高宗追念東祿其親者三人又考東

弟南所著行狀稱官其有服親一人均與此書仍官其子互異

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

賜錢五百貫

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出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

臣被誅此其鄉里上詔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又謂宰臣辛巳上次鎮江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

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

朕建炎卽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

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

案元一統志稱追贈諫議大夫與此書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互異又考東弟南所著行狀

不及諫議大夫之贈當以此書爲正

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

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
身荷美名君赫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
其始有意于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
雖然汝固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
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
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
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
義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稟渾厚志向冲雅不肯自同流俗
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交文士喜收法書作字
清遒動按古法鄉里推爲好事年過知命得友曰都師中館

致其家師中爲言當世問學惟侍講朱公熹得其正時朱方講道建陽翻然棄家往從之朱亦閔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質厚爲之盡心自顏子之克己曾子之守約書之所爲人心道心皆與之反覆明辨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旣歸乃屏舊習一切從事於爲己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間有問者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之傳萃于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南浙東江西而尤盛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爲學潤居淮浙之間見聞尤隘後來嚮方不迷實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夕盜入其室睥睨久之知爲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毋驚此公卽轉而之他朱公聞之以爲忠信可行蠻貊於此見之享年六十有二以

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東南五里

孫時升字子亨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州如臯簿
教授保定軍省罷爲杭州刑曹掾值方臘作亂而其誣誤甚
衆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吏杭人有訟咸願送孫掾獄訟爲
清改秩知江寧府上元縣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
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容縣其爲縣也事之細大必親
或病其苛時升曰君謂王衍爲何如人吾爲親民官當事事
與民接若徒拱手清談冤者衆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歲仰
役戶代輸時升捕繫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彊宗懾
服句容當聚斂之後取民無藝時升平其槩量闔邑懽呼通
判濠州還遂吉老時升爲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入

無僮馭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嶮巇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俶擾家數百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十有四無疾而終人以爲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昌簿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入爲太常博

士遷秘書省著作佐郎

案中興館閣錄載揚英以紹興十年四月除著作郎此書載在八年之後

十年之前與館閣錄互異

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以史館併歸秘書省

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厯揚英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乞仍以國史目日厯所爲名從之上中興聖德頌中興十

箴上嘉之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

案中興館閣錄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三月爲著

作郎十三年爲吏部員外郎據此書乃以著作佐郎權吏部可與館閣錄互考爲浙東安撫司叅謀官秩滿知泰州加直秘閣知眉州鼎新校舍兩郡士子皆勸於學刻石紀功就除成都府路轉運通判官未上報罷歸葺湖濱之居榜曰練水草堂逍遙其間以壽自終

張絢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爲殿中侍御史嘗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玠討賊無功乞正其罪

郭珣瑜字遐壽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揚州州學教授初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未經兵火井邑全盛四方冠蓋闐委珣瑜適以故抵維揚與向子固邂逅子固時方赴調共榻天寧寺佛殿之側夜半向忽呼珣瑜覺而語云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

官吏父老相迎皆蕭索可憐公亦衣綠袍於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侵六飛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蕩又數年珣瑜始登第既第後數年之官維揚子固適來爲帥珣瑜迂於郊外悉與夢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爲也

鍾將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盱眙當南北之衝每歲賓餞使客多中貴人往來郡將率僚屬迎合以爲常將之不往曰非吾職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將之訓飭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再調泰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傾圯請于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謂盍苟就近次足考第以應銓格將之笑曰富貴在

天是固可以人力計耶復授常州教授遲滯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職賢否雜糅善士以入學爲恥將之取之以文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爲之一變學田占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將之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合解印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留俟代將之亦恬然於進退不復計淹速代還周益公必大知政欲旌靖退以厲風俗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會援例者衆將之謂不可以廢法卽退就部注知和州厯陽縣厯陽戍卒數千屯田卒二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有以其心至郡先上屯田數千朝凡五百頃軍校利於廣占諉曰頃畝不足諸司檄縣增撥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謙謂

虧五之一諸司督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爲淮田之寬
剩不特應陽在在有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耨成熟卽非荒
閒若欲盡奪其贏以供軍令有去而已不忍爲也事以是止
通判滁州值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郡有
囚繫者累年將之奉檄一問知其冤破械出之聞者駭愕已
而正囚果獲人服其明自滁歸度地所居之南藝松竹爲終

焉計以疾卒

案劉漫塘鍾大夫墓誌銘謂將之自滁歸太夫

此書所稱自滁

歸以疾卒互異將之以長厚稱於鄉里以廉靖聞於縉紳在

毗陵得楊萬里爲守相與於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
詳石公宗照爲守相與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
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終於惠民藥局

吳致堯字聖任延陵人延陵故地今隸丹陽宣和間爲安化
令以事忤當路乃歎曰論兵於刑作史於腐病茂陵而草東
封棄湘湄而著正符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次所爲文名歸
愚集聖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調笑甚工宣和間嘗經御
覽

京口耆舊傳卷五終

京口耆舊傳卷六

姚闢

張諤

陳亢

子廓度等

蔣猷

丁權

族孫可久

張慤

王厚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尙詞章闢獨究心六經義有
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來金陵從
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贈之有曰世已無孔子獲麟意

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疑而子獨曰然有如壘應簾又
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聖門
開大道夷路肆騰嬉則以春秋受知於修者也修又手書荅
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謬其功施後世無窮非
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而已此則以禮記受知於修者
也修荅焦千之書令其看闕詩說簽出長處則闕又嘗以詩
請益於修安石荅闕書云觀所爲文于理悖焉者希聞論衆
經有所開發又曰足下固已幾于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蹈道
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安石反覆者殆徧諸經擢皇祐
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令一時名士多慕與之交其至項
城也鄭獬荅詩云膠西夫子近之官坐對春秋討隱桓自注

云子張善春秋先是朝廷置局編修禮書嘉祐二年祕閣校理張洞奏禮官祠祭齋宿及預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精贍者三兩人專置局編纂於是闕與蘇洵二人奉詔尋又以知制誥張瓌奏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

月修奏書成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

案九朝編年治平二年九月太常因革禮成此

書稱三年與九朝編年互異又考歐陽修年譜亦作二年而歐陽修蘇明允墓誌則稱因革禮初奏上未報而君遠卒時治平三年也

與此書合

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應天府教授韓琦守相

闕往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闕南歸詩所謂有客軒然襟義高直自睢陽來一訪者是也秩滿通判通州卒葬本縣唐安鄉石門干之原內翰蘇軾以詩哭之云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

爲善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
姿其爲諸公推重如此中更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
鄉人多傳誦之族弟夢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
曰存許將榜進士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涓榜進士出身時爲
縣者皆稱長官二人葬金壇至今鄉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
之後虞卿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爲御
史中丞以徙居不載

張諤字直甫金壇人祖倜字大方登慶厯二年進士終屯田
郎累贈中大夫號廉能吏父君奭君奭之弟君胄君奭字鳴
道從安定先生胡瑗學瑗獎予之異於流輩累薦不第父欲
以澤及之辭不受以特科調漢陽軍漢陽尉遷房州竹山令

以嫌去官再授池州石埭令在任引年告老以朝奉郎致仕
謬官於朝將漕於京畿江東皆迎侍以行極甘旨之奉以崇
寧四年卒吳益柔爲撰墓誌君胄字世賢一字元魯登元豐
八年進士第爲江寧府上元尉再調潭之湘鄉令治聲流聞
用薦者改秩知河南府伊陽縣蔡肇爲作墓誌稱君胄任伊
陽時肇爲衛尉寺丞往見之曰君罷湖南官貧不能歸今宜
擇便地以規廩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窮邑也君
何就焉君胄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于禮部僅乃一得
酸寒羈旅憔悴困厄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念以爲變服持
版號稱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名在尙書選俸雖薄
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不自知使有不第尙當橐

書挾徒呻吟呶嚅以求斗升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夫
有求適獲求之不已常物之情豈有既乎肇愧其言元符二
年到任未幾卒諤君奭之長子擢政和五年進士第入朝爲
度支郎中累遷左中大夫出爲京畿轉運副使徙江東政和
六年九月除右文殿修撰權知桂州軍州事充廣西西路兵
馬都鈐轄制云朕撫有方夏陟禹之迹仁不異遠悉主悉臣
眷言樂附之心宜盡懷徠之道繼時擇帥尤在得人爾智識
疏通風猷敏劭已試之蹟所至有稱敢爲之才雖難必往班
于書殿鎮此桂林其體予懷以惠南國秩滿再奉祠靖康元
年卒目將漕江東因寓居東陵故君奭及諤皆葬金陵惟君
冑葬金壇之西千君冑死無後諤之孫猶有居西千者

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仍請於師束書歸養殖貲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爲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方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爲災率衆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餒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强汝以書汝宜出行道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蹶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廓爲監司度陞朝亢尙無

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城亦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瑋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前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卽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

廓曰度諸孫之著者曰城曰塘曰璿曰璘玄孫從古兄弟之
子曰序孫曰案

廓字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
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邱縣
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
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爲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爲
首者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倡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
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
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卽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
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
以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

公爲之增堤峻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

案宋職官志都水監

置局于澶州號曰外監元豐正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紹興九年始置南丞于應天府北丞于東京應明此時爲北外丞正在澶州監局然雖置局于外仍隸在京都水監故其知處州此書特標云出知處州可與宋志互證

歲饑

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

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爲己利乎奏罷

徐惕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

案假版吏三字名義不見于宋職官志惟燕翼

貽謀錄有改假版一條云太廟齋郎復改爲假將仕郎此書假版吏與彼所云假版官名義略同後漢書百官志有假吏鄭康成士冠禮注云若今之假吏蓋皆吏之冗可汰者此書稱假版吏名義亦本此

以保任法選用士

類外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

庾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

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

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城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
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揚子縣未
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塘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
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
決者未第而空城之係從古

慶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

案宋王鞏甲申雜記
開州金壇縣陳亢熙

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序領紙四帖
藏屍不可紀是歲生鄆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無算可
與此書元本傳熙寧乙卯歲大饑一條相證惟謂熙寧八年
卽生鄆與度考此書鄆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與生歲相距二
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卽可證甲申雜記
之誤又案元至順鎮江志度登元豐二年進士與通考所載
科期合此書爲江寧尉從學于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
原作三年誤

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熊本相繼爲守號

剛嚴帥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
薦進之歲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程
縣烏程歲課有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額而
止曰無寧計一身之私而爲方來之害選爲鴻臚寺丞遷諸
王府記室卒度性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常妄費一錢惟
卹孤振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
卒姪璘字季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
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家與蘇後湖庠游
尤厚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改秩
爲邵州教授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問歲中出

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醯茗居半自合同關子行遂虧常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關子罷而歲額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罷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猶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卿書生乃能通世務到郡朞月擢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囚被誣更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祕閣京西謀帥上閱諸道監司職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卽奏言朝廷以襄爲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善矣但節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荆鄂兩軍分地而守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爲一軍命正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令歸一無敢

首鼠疏入卽以吳挺爲荆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

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

案元至順鎮江志從古恩知衢饒信三州

與此書衢饒信三州異衡或以字體相近而誤

皆不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喜作詩

好古物法書名畫尤愛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哀古今詠梅
自宋鮑照以下古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
郊進詩五十韻淳熙中駕幸祕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
公必大爲作墓誌

序字彥育亢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庠
譚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公準之裔
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部注楚
州寶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爲邊尉者改監行在權貨

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權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滿歲爲真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案字伯茂亢之從孫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主寧國府涇縣簿闕至之官不忍違其親中道復歸欲遂丐祠親強之不得已乃行秩滿授平江府司理介然自守不求人知會鄉先生張綱入參大政綱愛其篤行薦之朝除勅令所刪定官改秩監登聞檢院兼幹辦審計司厯司農寺簿太學博士太宗正丞權尙左郎官以論事忤時相奉外祠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泉州卒案性醇厚事親篤孝行喪有禮歲時薦享皆躬自滌濯旣老益虔奉兄姊甚謹賙宗族鄉黨有恩其德行

內外不異少長若一蓋古君子云

蔣猷甫冠擢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簿巴陵令改宣德郎
知江寧縣舉最遷秩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爲尙書膳
部郎官遷吏部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少卿詔
原廟立僖祖殿工旣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猷言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旣奉安奏告矣奈何燬之執政怒送吏
部差通判南安軍踰年直前議復職召試中書舍人出知廬
州俄復召還詞掖

案汪藻撰猷墓誌云坐鄧洵仁奪職出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與

此書詳略互異

旣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拜御史中丞兼

侍讀

案此上數事宋史本傳均闕書

奏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

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

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猷論其非上曰旣名有司不隸六察何也卽以其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猷極論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

案九朝編年哲宗元符二年二月斥內侍郝隨劉友

端先是上諭會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云云未幾遂隨與友端據此則友端之降官由于哲宗特見似不因蔣猷之疏

與此書互異又攷汪藻所撰墓誌乃此書之所本故均與宋史異

因命大書其疏揭之內侍

省其徒皆側目

案宋史本傳稱猷論內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猷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

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據此書則所揭之章特涉內侍劉友端等其劾楊猷趙良嗣乃在此事之後與宋史互異與汪藻所撰墓誌合楊猷建節猷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

舊制當時士論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貫戰

多不可以人廢猷曰楊戩何功上不荅

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公徐曰楊戩何功帝

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無人歛望若使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

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

之與此書所稱上不荅互異

猷言良嗣降奴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孟昌齡父子專防河之

任事久不成公私騷然猷劾其勞費無益范之才奉使淮南

還言滁水有鼎可出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猷劾其狂妄雖

上意先定不能盡從而猷言論風旨凜不可犯僥倖者亦因

之退縮最後極言東南應奉之敝乞一切罷去因論提舉兩

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爲製造費廣東轉運使徐惕

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寘典憲

案劾范之才及徐惕二事宋史本傳

書闕上怒遂罷言職丐去不可遷兵部尚書政和七年知貢舉

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丐閑奉祠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復奉祠而歸案猷于丐祠之後起知明

州復奉祠宋國史闕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至則兼資善堂翊善值敵

騎圍闕城守盡力既解嚴遷兵部尚書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天子命公特表候上

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

因命公持詔往日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

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練帛茗藥

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童

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俯裁上皇頷之遂宣詔

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據此則猷

之遷兵部尚書其功甚巨墓誌序此事較尋復奉祠建炎三

年避敵於明州卒

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

年葬于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因葬焉年六十六汪藻撰墓誌

丁權字某金壇人唐末兵亂世爲金壇守將六世祖矜字德祥弱冠值僞吳祖楊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多爲都押衙與田頔安仁義李神福皆爲行密愛將常隨行密攻孫儒相遇於廣陵儒兵衆而不整矜謂行密曰當爲公破之出馬陷陣諸軍繼之儒敗被擒以功遷都知兵馬使行密起羣盜性猜忍諸將功高多見忌田頔安仁義相繼就戮矜不自安以病得歸求田問舍嘯傲林泉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斥人非不掩人善故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始仕僞吳歷五代至我宋乾德元年卒年九十一權擢元祐三年進士第初任復州司理參軍有大獄累政不決能明其寃當路者喜而薦之再調宣州濰州都曹改秩爲兗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

時二蔡用事將以校定私其親權不可蔡怒權聞之亟上章
丐外除淮東提舉學事秩滿再除河北提舉學事知汀州卒
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教子姪榜曰訓義用韓
愈符城南讀書韻作詩歸勉之族之子姪爭勸於學多由科
舉進孫明字子公閉戶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
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考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舉於
鄉以特恩補官老不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嘉定中卒鄉里
私諡曰博雅先生

可久字嘉會權之族孫擢乾道壬辰進士第爲太平州蕪湖
簿秩滿連丁內艱服除知揚州江都縣事以疾卒可久孝於
親友於兄弟雖子姓亦未嘗名呼闔門之內如春風和氣其

涖官嚴而於民常求以寬之其臨財廉而故人以匱告無違者故所至事多求真而死之日家無所留遺湯邦彥表其墓曰有宋廉吏云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家金壇元祐六年進士歷孟州錄事參軍錄事總財計異時河陽用度不足仰給漕司慤謂此不可常乃考覈財賦源流而剔除其蠹弊踰年郡計有裕漕司更賴其餘因下其法於他郡再調冀州錄事參軍改秩就差河北都轉運司幹辦公事召對乞紓河北民力節中都財用且乞久專運使之任皆當時急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公直聞于朝廷此節不可易會有以河北漕計爲言者陞秩再差河北都運司主管文字時州縣

以匱告慤悉取諸郡財穀出入之數爲之籍號曰河朔歲計
足用集其法以舊額總計列于上析近歲實出納之數爲一
列于次又析歲中不時移用之數爲一列于下凡三十四郡
賦入之登耗利源之興廢用度之增損一開編而盡得之因
得以通融有無遷北外都水丞先是河決冀州棗陽上埽害
恩冀永靜滄民田慤修寧化舊堤以禦奔衝又起清河兩埽
疏雞爪河以導水勢使漸復故道明年果還北流復九縣民
田以頃計凡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歲省調夫二十五萬又行
視諸邑凡高仰之地皆爲直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
頃信都埽距冀城不遠一夕幾潰居民奔走慤躬走堤上督
役晨夕不休隄卒無虞郡人德之秩滿代去已踰月冀人叩

聞請留不已有旨再任尋除南外丞又除都水監丞時孟昌齡父子並領河防宣和元年七月河溢濁流及汴慙附急置以聞昌齡劾慙張皇有旨鑄官勒停且議遠斥會朝廷委官覆按如慙言卽日復舊職昌齡坐褫官一等除軍器少監仍編類河防書尋遷軍器監東西坊卒名隸監中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之家慙一日追回千餘人從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東燕山府路道除龍圖閣河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使陞右文殿修撰專措置水運慙言河北根本之地轉輸燕山公私匱竭所當深慮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幽薊叛慙亟請選將繕兵屯白馬守盟津爲王室之衛論者甚其言明年敵果圍闕河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悉仰於慙歛不及民旣

而退師除尙書戶部侍郎欽宗議親征爲行營隨軍轉運使
金人北歸厯陳備禦之策朝廷不能用太夫人年益高乞奉
祠歸宣諭使种師道及諸司交章謂愨之歸是棄河朔遂除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原士人罹金人驅掠之禍
挺身而歸者阨於寇攘愨與之文移所至示賊皆得善達李
公綱以宣撫使解河東之圍師次濩澤饑餽不繼議者欲令
遠郡之民計戶輸金募開德懷衛之民以爲運卒愨曰民力
疲矣可重擾耶京畿諸路有免夫錢名爲歲輸水衡實盡入
賊吏之室若朝廷以咫尺之符許令移用公私濟矣詔從之
劉韜軍潰井陘自是河北河東敵騎連結所至叛卒剽掠諸
帥招之不從曰若張公招我則往愨遣常所親信諭之悉與

俱來敵兵逼京城盡召天下兵分置四道總管大名北道也以大名尹趙野領之野檄諸郡兵集于大名姦人乘之白晝剽劫殺少尹機幕而下數人野稱疾不出郡人環府門諫曰得張侍郎尹京則可旣而副總管顏岐轉運副使張益謙等堅請攝府事慤不得已馳馬萬刃之中委曲曉諭取其爲倡者梟首於市下令曰軍士卽歸營壘保甲卽歸聚落不則賊也皆斬卽日內外帖然敵人自魏縣渡河鉦鼓之聲動地居民皇懼慤率士卒晝夜嚴守備賊攻西北急公命守陴者曰射强弩齊發連殪三領賊知不可破引兵而南高宗以大元帥開府于相慤以相金人往來之衝卽遣將士護迎行府之大名趙野一日稱疾愈欲自以都總管將兵入衛慤聞之喜

甚授之器械兵甲厚犒三軍以勉其行

案宗澤自大名入援在靖康元年十二月

此書載野將兵入衛尚在宗簡公集有約總管趙野入援書時在靖康二年二月以十二月前入衛而次年二月猶不前進合此二書與宋史野本

先是除慤延康殿學士大

傳相證其逗遛月日可以考見

名尹兼北京留守郵置不通野行旬日命始下欽宗蠟書趣

兵解圍而野將兵去已遠乃約知磁州宗澤舉兵入援得義

兵三千人卒萬人部勒啟行魏之父老遮道泣涕請留曰百

姓恃公以生忍棄之耶慤不可則請于大元帥府檄慤復

留案宗忠簡遺事云戊子公提兵三萬發大名此書稱慤與澤約啟行卽其時也時康王爲兵馬大元帥以十二月丁

丑自相州至大名庚寅始發大名如東平此書稱東平百姓就大元帥府請留慤當在庚寅之前矣考遺事載十一月乙

丑大元帥府下諸路勤王檄云右剗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冀州權邦彥知德信州梁揚祖知洛州

王麟知深州姚鵬知磁州宗澤知德州滑彥齡知棣州趙闕知傳州孫振知慶源府裴汝明知保州葛逢知霸州辛彥宗

知安肅軍王徹等準惟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受檄據此則河北諸路無不被檄獨不及愨蓋此時諸路勤王師據節次之大名會合愨尹大名獨備衝劇故不檄之入援耳大名百姓請留愨本與十一月乙丑檄意相合故得遂所請也愨未嘗奉檄而乃約澤入援以遺事與此書相證愨之忠勤彌爲顯著是皆宋史本傳所未詳謹附考於此

時諸

路勤王之師大集于魏資用不給愨請于大元帥以京東河北鈔鹽鑄平日之直十之二令商賈輸金于魏給鹽於青滄諸池從之方京城路梗商賈願入金于樞務者率留滯不通鹽久不至價增數倍至是官又捐直商賈輸金恐後軍用以饒愨從容應變公私兼濟大率類此已而聞京城失守慟哭不食分遣義兵邀敵歸路雖常少有克捷顧事勢已去無所容力大元帥留濟鄆間累表勸進高宗卽位南京以戶部尙書召旣入對首言帝王之道在知人陛下初載尤當明辨忠

邪忠邪判則治亂分矣及請省吏員罷內外官之非舊制者
上皆納之慤在大名糾集居人使五兩相比謂之巡社協力
以衛鄉井盜不能侵因編類成書以進謂唐府兵遺制無事
則負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得用兵之實而無養兵之費
後弗果行議者惜之尋除同知樞密院事仍專一措置戶部

財用

案李綱建炎進退志稱一日上批出遷任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余因對奏云云上乃止後二十餘

日竟除慤兼總領戶部財用然則同知樞密命凡再下與此書詳略互異

上面諭曰周以冢宰制

國用唐領鹽鐵宰相職也慤頓首謝御營司建以爲副使時
襲承平之舊凡張虛名以蠹經用者一切汰去扈蹕至維揚
拜尙書左丞乞開講筵以輔聖德先是徂徠石介著唐鑑其
要謂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用權

慤得其印本繳進之未踰月拜中書侍郎力裁倖恩以立政
本戚里有援舊比以求者慤引仁宗朝杜衍故事乞諭以張
慤不肯權倖屏跡時西北之兵盡屯行在所輓運芻粟修繕
營厰力勞而費倍慤請加蒐揀分屯諸鎮有方士自言能作
黃金以濟國用在廷或主之慤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用
成中興之業顧可以幻金賞士乎上是其言慤自居政府綜
理庶務接納中外雞鳴而興夜分不寐他相視成而巳有勸
以息思慮養精神者慤曰國勢如此皇恤吾身一日都堂棟
折卜者曰爲國棟梁者當之是夜有大星隕于正寢明日薨
實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四海內士識不識皆
爲流涕上震悼賜塋地金壇縣上元鄉望張之原慤在州縣

時與溫人許公景衡厚既登政府極力薦引愨在中書景衡爲右轄叶心謀國他相忌之乘愨在病擠許於外去國未百里亦得疾愨忽見許於家迎候坐語如平時許亦見愨于舟翌日皆以訃聞聞者異之明年三月南渡上語鎮江守臣錢伯言曰張愨在朕無此行移蹕建業次鎮江親書祭文遣使祭其墓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亮直之節朝野所稱朕適此南巡行經墓所歎音徽之如在顧宿草之已蕃昔唐太宗征遼東而恤魏鄭公之家明皇幸劒南而祭張九齡之墓朕之此意不愧前人又明年詔曰張愨進由直道不幸早終已祭其墓今聞其家劫掠朕甚閔之可賜銀五百兩度牒十道以恤其妻子稱朕不忘舊臣之意又詔曰張愨忠實剛毅盡

心王室淪沒之後念之不忘夫相子負薪優臣致誚袁安之
善慶鍾累葉令三省與其子差遣又嘗謂宰執曰張慤古之
遺直也其他嘆美悼念之辭不一備載國史紹興元年翰林
學士知制誥汪藻援張方平在翰林日爲宋祁請謚故事爲
慤請賜謚忠穆子瑜及孫皆以疾仕不達

王厚字處道詔次子以父功除大理評事

案宋史厚本傳稱官累通直郎蓋散

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異東都事略與此書同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

武階

案東都事略本傳稱厚由大理評事易武階爲禮賓副使佐熙河府帥與此所云改武階正合但宋史及東都

事略均于厚既佐熙河府帥之後始載厚與河州守將王瞻獻議復吐蕃故地前乎此不見厚有經理西事之請據此書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改武階與二書前後互異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

意坐事貶

案宋史本傳厚既平轄正隆贊二酉朝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

贊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東都事略稱坐貶監隨
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彬州安置與此書所載貶官互有同
異
崇寧中起知河州遷熙帥再復棄地又入廓州拜武勝軍
節度燕京留後能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
降崇寧五年召還京師案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厚既節度武勝軍明年羅薩爾復入寇新疆十
震厚坐逗遛降鄧州防禦使已而諭降趙懷德復武勝卒贈
軍留後召還提舉太乙宮此書不載祠官蓋從其略
寧遠軍節度使禮官議諡恪敏詔以奮忠許國似其先人賜
諡莊敏有奏議三十卷

京口耆舊傳卷六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京口耆舊傳卷七

王彥融

子萬全萬樞孫遂

李健

王澂

莊必彊

張恣

張

綱子堅孫釜

王彥融字炎弼江州人韶之孫居金壇父寀以林靈素譖死
靖康改元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書訟寀召對命官
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會壽春守將外叛檄權府事以勞
進秩已而宣司洊委偏將輒攝守皆畏敵遁去彥融募鄉兵

據芍陂以距敵城賴以全辟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湖湘盜賊蜂起檄彥融出討未幾悉平帥憲上功授儒林郎帥憲復論奏以爲賞不當功繼被旨改合入官事定而武岡軍所

駐東南第九將兵唐明等以衣糧不足據城稱亂

案燕翼錄云元

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爲十三將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此書所稱第九將蓋全邵永團練軍也燕翼貽謀錄又稱團練軍廩給特厚與禁衛比絕異他軍以此條證之卽知怙恩之足以生亂也與宋兵志亦可

互考帥復檄彥融權軍事先是盜賊紛紜武岡守備嚴甚至賊反資以爲用彥融度不可勝則散賞賸使自相攜貳唐明等果自疑率首領約降旣降而知我師之弱議復中變彥融乃單騎造城下諭以逆順禍福賊悔悟啓關請降彥融卽入

城視事一軍以安復被進秩之賞知平江府長洲縣中間權
崇德德清又嘗從奉使兵部黃敏行之辟皆有可紀授無爲
軍通判秩滿知柳州未上擢知楚州撫摩彫瘵招納新附并
并有條敵騎南下通判徐宗偃先事奔避至揚州妄傳制使
之命令焚燒城內外屋宇彥融誓死不可事聞宗偃罷黜加
彥融直敷文閣敵退除南轉運判官兼隨軍運判時戎馬初
定帑庾一空大軍數萬仰給夙夜盡瘁僅免乏以是屬疾

丐閒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雅州未上卒

案劉漫塘集稱朝請大夫直敷文閣

淮南轉運判官彥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擢本道使者始徙居潤之金壇可與此書相証惟是書載彥融于丐

祠之後更起知雅州乃卒漫塘集第書淮南轉運判官蓋以彥融未之雅州任耳

彥融廉而喜施貧

而好事所居之巷廣不盈車屋宇隘漏僅蔽風雨門無一金

之人而食客常滿雖無以稱其求而爲之宛轉借助不遺餘力遇大比闢草堂於所居之後集里之秀民與其子同舍肄業躬自勸獎是歲上名春官者五人彥融二子預焉時以爲盛子萬全萬樞

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父任出官授揚州高郵尉淮東總領所幹辦公事總轄常州鎮江府戶部酒庫皆以故不上監戶部餘杭酒庫甚年之間補負課七萬餘緡羨利猶以萬計以憂去服除辟真州揚子簿調臨安府錄事參軍京尹王佐深知之孝廟嘗有所嘉獎佐曰非臣所及錄事王某爲臣言之改秩知紹興府會稽縣代還爲湖廣總領所分差襄陽幹辦公事通判舒州擢知辰州近辰之蠻有楊氏者負強爲患萬

全因其大酋之亡析其族爲三其患遂絕居民有陳氏者挾廢契廣占民地爲一郡患萬全逮之獄破其姦三歲大比士子附試常德疲於往來萬全爲創貢聞請于朝得自賓貢郡人德之代還猶未七十上章告老萬全與人恭遇事居官有廉稱嘉定癸酉卒年八十有一葬丹徒白兔山萬全子遇見科舉類

萬樞字贊元父任爲平江府崑山尉秀州崇德丞改秩知滁

州來安縣

案劉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曰來安政旣成郡以全椒合闕政府檄公暫往來安遮道不可郡

俾兼治之與此書僅記來安詳略互異

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當孝廟升遐

光宗御極弔賀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適以故去萬樞以寮

佐攝承比六七往反以辦治聞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

案漫塘集

故知吉州王公墓誌公進貳建康會其子逢及遂俱以妙年
貢籍言者以爲私論罷起知興國軍此書于知興國軍之前
不書論罷與墓誌詳略互異

方承平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斬黃蘄黃
轉市於興國因以爲賦絹以端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

千皆有奇更太守數十不能去萬樞當臨遣之時亟以是請

御史亦繼上章

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載此事爲公臨遣次亟言之敷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

御史繼以請據此書但云御史之請不由萬樞之白者與墓誌錄小異

詔蠲其半餘令郡以他

賦代輸且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郡人德之秩滿擢知吉

州道儀真卒於舟中實開禧乙丑萬樞常言安而行者仁者

之事庶乎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於宗族親戚咸有恩義

族弟孤甥賴以立家葬金壇白水塘

遂字去非先字穎叔西山真公謂曰子志於道而慕戰國策

士非字也爲改去非且序其說其先來於江之德安熙寧樞密韶公之高祖也樞密生著作郎家著作生淮南運判彥融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公生十有一能應舉十四伯兄逢試江東對策詆韓侂冑王德謙考官舒璘劉三傑石宗萬並寘選中諫議李沐聞而大怒謂公父私屬監試劉大臨皆勘罷逮赴後省覆試公與兄方勇往不候試經駁放旋以吉州任子恩銓中主富陽簿後三年逢中第又三年公亦第仍赴富陽任而吉州卒伯兄亡公奉母治喪盡禮致師訓諸弟爲女兒擇對孝友之行著聞服除而侂冑誅死參政衛經以前事白堂差教授楚州當開禧兵火後繕治黌舍招集生徒士風頓還淮東敵退民歸歲適苦旱條救荒事宜上之

臺郡旣而權倖制使邱公崇陽公輔皆以措置給糴委公黃公度開江淮閩羅致募建策畫平湖海餘寇西淮有雄淮軍虛費諸郡朝議留屯以省餽運公白制閩凡田多者以正月下旬縱遣使得春耕田少者四五月麥登乃遣歸使有以續食其不願歸者改制黃公以其說復于朝行之所在貼息歲省緡錢四百萬米斛三十餘萬幹辦淮西總所漕使真公德秀倉使李公道傳共議救荒事悉咨公民多全活改秩知當塗縣丁母蔡夫人憂除喪服期年不忍求仕親朋勉之注受知溧水易山陰縣多貴近公一切繩以禮義莫敢干撓盜起江西閩中公陳弭盜六策四要赴樞密院稟議幹辦審計司差知邵武軍兼招捕司參議

案此書載遂知邵武軍之前更歷楚州教授知當塗溧水山陰

三縣宋史本傳俱闕書又案宋史遂本傳載遂安輯閩寇在紹定二年考宋季三朝政要載紹定二年閩寇晏頭陀夢彪

捕司參議蓋佐陳韓捕賊也與三朝政要可以互証

公至郡

賊已破城公爲榜曰已歸業者前事勿問除賊首外不殺一

人捕殺賊首補官給賞賊首出降免罪補官獲賊諜釋其桎

梏各付榜文使歸諭賊復散榜以招四縣流民凡自言不係

賊從賊者各給憑由俾之歸耕乃爲郡城守備塞旁蹊小徑

使民旅俱由大塗過渡入門置厯考察發鈔賑濟就爲保里

以防姦諜引樵溪水環城南以入白渚由城東城北入於溪

因壕土爲壘於是東南北三面水行山中城在水內西山屯

兵爲隘亦引水環之山高盡見數十里外廂禁諸軍與新招

軍料簡教戰於是盜知不可復犯矣提禁軍及淮兵親行討

賊諸縣令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等斬之

案宋史本傳載紹定二年福建寇擾

甫定朝廷選廉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蓋第于寇定之後命遂爲善後之計而已據此書云公至郡縣已破城則是逆焰方熾不得云寇擾甫定此書云提禁軍及淮兵親行討賊諸縣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斬之據此則捕寇甚急又非止勞來安集而已與宋史本傳互異又案宋季三朝政要載陳韓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下人救援淮西制置會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卽此書所云擒賊渠劉安國蓋卽燕頭陀之黨與三朝政要亦可互証

史衛王薨鄭丞相清之佐天子更化首以奉常簿召公公知

道將行矣亟單車入都六日除監察御史

案宋史本傳載遂知邵武軍有安撫

功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置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及遷國子主簿與宋史詳略互異

與洪公咨夔並

命首疏論決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撥亂底于治決于進小人

退君子則由治趨于亂君子小人之勢相持未決而治亂混

并未分雖百君子而一小人終於以小人害君子則天下之

似治者適階以爲亂於是首疏勘余天錫再疏勘趙善湘鄭
損陳昰三疏又勘善湘諸子并其黨與餘逮事藩邸趙鄭陳
相之肺腑腹心久任方面以功自詭者公連疏及之於是人
心震悚朝綱精明羣枉之黨傾衆正之路闢矣公又上疏論
士大夫心術之弊厯數十年膏盲之疾若寵賂若貪墨若姦
回若嗜進請以所言風告列位若有不悛者臣當執官刑典
憲而枚劾之自是所論劾甚衆姦黨爲之一空史嵩之制置
京湖公劾其原起故相自固之謀太工以兵權付其子弟畏
用兵之念太甚惟知以貨賄遺敵國除右正言上面諭聞卿
山陰之政甚嘉邵武之功甚不易自卿入臺臺綱振起皆卿
之力朕讀高宗聖政見趙鼎在臺中率僚屬振風采一時甚

賴其力朕之賴卿亦然除殿中侍御史劾李知孝梁成大莫
澤乞行追竄并論趙至道留元英罷任因口奏曰前者蒙陛
下以趙鼎事高宗者勉臣觀趙鼎爲臺諫論事四十餘疏見
之施行者三十六雖鼎多所建明實由高宗能受盡言見之
行事抑臣聞趙鼎所長在辨別君子小人之際願陛下以紹
興五六年以前爲法以八年後爲戒旣而復論嵩之欺君誤
國之罪因言王楫之來只當令在建康毋使敵國小臣容易
入都窺見國家虛實又乞令喬行簡奉內祠未幾上以御劄
付臺諫以史衛王有定策功自今勿復攬摭以全大體又邊
耗急欲復起史嵩之亦以意諭公公繳奏乞收回御札並止
嵩之且以去就決之

案宋季三朝政要載淳祐四年史嵩之
丁父憂詔起復其同時上疏論嵩之持

著名者凡有黃濤劉應起徐元杰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翁日善趙與寰盧鉞劉真十一人又載寶祐四年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遂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此書稱上欲復起史嵩之與寶祐四年事正合此書載遂乞收回御札與蔡抗乞收回恩命亦相類而三朝政要諸上疏人名氏最詳乃獨不及遂繳奏事據此書可以正三朝政要之闕

入對又乞守更化初意時楊恢孟珙亦陰主和議私與敵交且請守江公併劾之謂當以戰爲守時已密召襄帥乃遷公戶部侍郎公旣出臺而更化之初意遂轉移矣公在臺院踰兩年屢擊鉅姦凡所論奏皆國大務有十疏不置者有自初至終言之者彈劾幾七八十人雖嬾舊不之私所以羣陰退伏海內豹隱之賢次第而起有鳳鳴朝陽之風而朝廷光明俊偉庶幾夫元祐之盛至今追想而不可復得者大抵自公發其端也差知遂寧府改制置四

川陛辭猶論和之不可恃戰之必可守且謂臣遠去闕庭猶不敢忘忠愛者君子小人之辨是也諸葛亮出師上表言親君子遠小人此乃討賊興復之第一義惟陛下念之遂行而蜀士之黨鄭損者居中沮止之既知平江府下車首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爲務會兩倅及縣令賦詩勉厲之時詣學親爲諸生講說吳中理學始興知寧國治績尤著知建寧

案宋

史本傳及元至順鎮江志並載遂知平江之後歷知慶元府太平府泉州温州寧國府而後知建寧與此書詳略互異

以邵武平寇威惠人人者深百姓自衢界以香花迎拜幡旗擁衛以至府城公昔與漫塘劉公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爲師門扶墜緒首詣考亭拜文公祠又款謁建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詁作孔子燕居堂以明宗指俄除江西帥

案宋史本

傳遂知建寧之後歷隆興府太平州又復知歸塗次建陽土

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與此書詳略互異

歸塗次建陽土

友爭迎講書道邵武至鹿洞皆爲諸生講說請提舉太平興
國宮自是不復出矣居鄉猶爲士友日講魯論中庸太極圖
西銘諸書殆徧邑有社倉本公與漫塘所共創至是又悉所
餘買圩田二百畝以爲經久之利焉起家除權工部尙書未
及造朝而薨年六十有七積官至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
賜諡正肅公凝重堅正純篤仁厚自奉之薄有人所難堪者
所厯三部每罷燕設却餽遺歸塗不買一物士之游謁者未
嘗有所與故能所至充足而於崇教化修學校則一無所靳
所著書有論語說讀大學中庸記孝經說及諸經講義奏議
藁葬金壇上元鄉之白水塘子曰文子女嫁漫塘之子汝進

寶祐丁巳郡祠干學教授東陽孫繼學奉安之詞曰端平之
元化瑟初更公與洪公召入松廳知道將興不俟駕行君子
小人首疏辨明正色張瞻風生帝庭衆正路闢星聚雲蒸羣
邪迹埽雪曉霜零朝綱尊隆海宇霽澄曾未幾時黨軋朋傾
一解而散鳳不再鳴至今善類慨想典刑爰訪遺像繪以丹
青植之風聲以詔後生

李健字子建泗人來居金壇擢大觀三年進士第主霍邱簿
就任差舒州教授任滿差青州教授未上除辟雍正會罷辟
雍改太學博士除祕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尙書戶部右曹員
外郎會罷右曹亦值京城之變流離在外建炎中差知宿州
復值御營司差主進攝守罷奉祠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

鹽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
除直祕閣知廬州尋準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
都督行府轉運判官兼提點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
差知和州皆弗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
在城酒稅十四年再奉祠卒健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
遇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澂字彥輔金壇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爲江寧府句容縣
尉時江賊盤據洲島劫掠行舟民旅不通郡檄澂及鄰邑尉
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督以郡官澂度賊黨皆亡命非可力勝
乃別其卒爲二俾羸弱者束葦泛輕舟而前伏於別浦期以
甲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爲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澂以

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間金鼓交震賊進退失據倉皇不知所爲悉就擒遲明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連銜上功而督捕官已以實聞激遂以賞改宣教郎激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推餘賞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就辟民安其政時茅山道士劉混康笄靖之介中貴以干時好奉詔興元符萬寧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會則斥辱隨至激以義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勅葬山南當道築亭設卒守護一日有樵者憇其下守卒繫以告激曰安可以一死道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卽釋樵夫杖守者且械以徇自是其黨褫氣不敢肆橫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弟尙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泉丞龍泉素難治尙友通練邑

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詣臺借留部使者察其誠聞諸朝遂留再任秩滿辟贛州興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資深游太學升上舍以易學爲時所宗旣免省歸會常潤合兩州開舉場羣從彊令入試亦占首選與澂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羸疾不候臚唱而歸卧病積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壽有孝行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浦口實受荆城延陵丁角薛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不通蓋訪舊蹟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爲害人以爲當晚以特恩授鄂州咸寧縣尉未上而卒卽今岳陽諸王之族

莊必彊字弱翁金壇人擢大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蘭溪尉

用賞改秩調太平州繁昌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方臘寇境
內守備不整罷宣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建炎二年差知
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紹興府會稽縣未上
有薦者傳旨召赴行在除太常丞六年除尚書兵部員外郎
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言聞廬壽間有警蓋將臣入覲
敵人乘間渡淮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
以誘我師愿招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上感悟卽詔開都
督府丁外艱十年九月除祠部郎官十一月除右司郎中罷
歸起知常州與倅貳引嫌俱罷未幾卒

案劉漫塘集故衡州判官莊承直曠銘稱

松年祖必彊擢進士第爲尚書右司郎官終朝散大夫與此書以知常州終互異

葬縣東五里橫堰

案必彊子芭芭子松年俱葬金壇之路莊亦見莊承直曠銘

張忝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入朝厯學官紹興初爲中書舍人罷未幾卒忝平日制行欲平不爲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厯詆時政忝非之以爲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忝爲賦挽詞有勇期探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駕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功而忝顧于此時以庸旨黜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侍父以家務委之晝躬幹蠱夜則讀書以舉首貢辟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一政和四年釋褐授承事郎王音宣諭張綱三中首選可特除學官蔡京與司文柄者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正明年除國監時蔡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綱初賜第旅進一見後絕不往

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

志邀功生事又論奢侈之弊由人主躬行不至皆切時病上

改容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

法并祠祿罷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朝廷議遣

童貫蔡攸宣撫朔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

案九朝編年宣和四年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鄭居中力陳不

可以此書又載張綱上疏云云

尋除著作佐郎五年爲屯田員

外郎時王黼秉政綱疾之雖同寮以職事見亦托疾不往一

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場行實相稱可與

近上差遣黼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

及畿甸率同列晝夜乘城比解嚴乘城者遷秩獨愧不受靖

康元年欽宗登極以親疾丐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陞辭上
宣諭知卿不可權貴操守方嚴比歸甫浹旬卽頒召命大臣
傳上意欲以長風憲力辭得請及聞二聖北狩遂移病棄官
建炎元年高宗登極駕幸維揚祇召未行再除兩浙提刑紹
興二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瘼未蘇徧巡所部多所罷行
州郡常餽毫髮不受公解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爲左司
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
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史事久廢詔趣論譔而祕
書權輕關會稽失建言乞依祖宗故事委大臣兼領遂爲定
制四年除給事中申舊制以裁倖恩凡挾有勲勞者皆不得
騁人服其公兵荒之餘民窘衣食奪攘以苟日暮事定而仇

怨告訐無已時綱奏乞截日蔽囚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咸欣
然若更生會戍卒有奉文書至瑞昌縣者怙勢爲令所囚主
帥訴之令坐罷綱直令寃不報自以不得職丐祠提舉江州
太平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繼丁內外艱執喪盡禮秦檜雅
知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怪絕弗通問所親馳報綱不荅
越歲又詢及之所親懼勉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待禍綱曰吾
少不幸值王蔡用事尙不爲屈今齒髮已衰俯首何爲卒弗
與通尋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檜薨上躬覽萬幾圖任舊人不
閱月落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
正月兼侍讀尋權工侍二月權吏部尙書五月金國賀生辰
使敬嗣暉入見奉詔館伴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

名今尚在耶執禮恭甚彗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

案宋本紀彗出

東井時在六月則井星出西方矣與此書所云彗出東方異東方或爲東井之悞又本紀不書求直言此書足補本紀之

關由是言者猥衆綱言求言不可不廣聽言不可不審蓋恐

疏遠之人銳於納忠有彊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

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爲國子監簿亟請

罷任予祠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執子弟皆

引嫌初秦檜以嚴刑峻法鉗天下更化以後務行寬恤綱以

頒降重複官吏不能盡行且慮其間或自相戾乃建議令有

司刪煩撮要得八十餘事鏤版宣示由是德意下達貳政甚

年政事多所建明必歸功同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

以衰丐歸章相繼五上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

觀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
尚壯當爲朕臥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宜
勉爲朕行以彰朕體貌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陛辭之日問異日所以爲治之要甚悉且曰舊德去朝相見
無日意悽然不懌旣下殿仍宜坐賜茶至浙江亭登舟矣復
遣中使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國援同己者
爲執政稍逼已則斥遠之故有朝爲執政而暮若旅人者比
公之去上恩繾綣而一時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
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至婺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本
州歲以綾羅輸內庫通負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買羅之
直民迄今被賜在郡按令受祿婺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

識尺寸旣數月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喜歸一時
名士多形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于行在所
上慰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用辭乃免詔所在州常加
存問乃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十四有華陽集四十
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間見
錄五卷瀛洲倡和八卷而書解尤爲時所尙業書者必稽焉
綱行篤君子事親孝親沒追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以
妻恩回授初郊任子以奏叔父旣謝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
奏羣從從姪有旣受命而夭者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曾
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郊恩奏之其意爲己之祿秩皆先
世之澤故欲與先世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曰先

世之業能保守足矣何以多爲居母喪時有穀千餘盡以貸貧民既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若施予足以資冥福亦庶幾矣子堅孫金

堅字仲固郊恩補承務郎再擢紹興甲戌進士第監臨安府新城稅楚州鹽場鎮江權貨務門征權二職闕至不上鹽場甫上卽歸皆以無兼侍不忍去親及湯公鵬舉爲御史中丞薦爲臺簿父綱亦以耆德召父子聯舟東上時以爲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晉參大政遂畀祠祿語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養諗通判建康府闕至復丐祠連丁大艱率禮無違服闋除將作監丞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陞辭之日上厯言舶司之弊且問經畫所先對

曰臣敢不率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爲遴
選得人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歲
降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權貨務自今
變賣乳香並留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舶商無
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歸以飾佛寺朝廷從
之堅言是欲並緣以洩銅寶詔以銅還之舶商懾服以勞加
直祕閣故事舶司任還不該奏對上聞舶司治績特令內引
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
害乞每歲量度所積以爲買納之數又奏乞免抽解番藥上
曰卿在泉南指置舶司極齊整前劄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
量後劄極是是日御批付丞相葉衡張某劄子甚合朕意乳

香非緊要物且欲住買卿可與詳議明白衡以堅所議入奏
上大悅進直寶文閣知泉州兼提舉舶司已差下提舶蘇峴
候堅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舶司體實相制兼官未便辭極力
峴始得上而於陛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量堅聞之
益感激自厲到任蠲宿負剪逋寇扶弱抑強爲旱禱至徒行
十有五里應期澍雨初紹興間閩部行經界法獨汀漳泉以
寇阻自是因循堅奏行之民以爲便而寓公多不悅從中沮
止堅亦以目眚丐祠除江南路轉運判官

案容齋三筆云余于江西見轉運通

判官張監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是書載堅除江南路轉運判官在知泉州之後正與容齋三筆合江西蓋屬江南路

時方救荒擇所部廉明吏爲局官講明於上俾局官各擇所知奉行于下故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爲議所以予之不若寬

所以取之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錢帛稱之民持布帛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興元擇牧難其人遂畀帥節在興元教閱義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高昂多苦旱乾有水出褒谷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大堰資以溉田利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驟集而義士不可擅興堅曰擇禍莫若輕與民以廢堰而饑寧帥以擅興而罪卽出伍符起義士身自督役不旬日三堰俱復民甚德之而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戶部郎中四川總領視事甫旬日卒金字君量早孤以綱廕入官綱秉政與父堅同時引嫌請祠綱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工文屢中鎖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州淳熙五年擢進

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除湖南提舉廣西通判
加直祕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知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
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興旱繕廢陂築水堰三十八所自
是磽瘠皆爲膏腴承平時黃河築埽市士卒之衣於興國南
渡不蠲反易衣爲錢責以歲輸民以爲病金請於朝欲除去
未能則捐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
錢十二萬緡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旣田里樂
生則又減權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僦魚租以
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薦送者湖南檢覈常平創建社
倉卹水灾脩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差役之紛爭許絕
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以其餘閒訪問名德之

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宏之子皆薦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居人驛鋪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憩息人或渴死每二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具器用置傳卒募民耕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嶺表貧不能歸者創出嶺錢以資遣之鹽法屢變農末交病初許客販而富商壞於變法稅戶困於抑配及改爲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郡歲鬻實奏以爲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今稱便復興安靈渠馬援李徽故蹟漕運灌溉兩得其利廣東沒入吏貲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旨富民入粟補官因勸諭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所都城糴價爲之立減罷苗米餘耗凡下戶皆得合零就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

麥薪炭之征籍廢寺產業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其不愿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視池陽加倍遂爲定式比去猶蠲屬縣負租二萬九千餘石以他錢補之召還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闕入對留爲尙左郎中遷右司擢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兵部尙書徙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薨

京口耆舊傳卷八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籍

袁孚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夷甫受易有問于夷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夷甫命諸生以意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如木無幹不生夷甫大奇之未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建平分寧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郡兵倂擾官吏遇害賊相

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李光聞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
安集之責曰知縣在此吾無憂矣師饑以來富者餘貲而貲
算不除和買絹額視他邑倍蓰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貲與產
者爲二欲訟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爲戶部侍郎故嘗同
僚毗陵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薦汝嘉爲之奏陳減
和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于門無敢後者聽訟敏決一
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爲神明御史劉大中問俗江東
父老空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任滿召對
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意嘉納差通判紹興府不旬日改
知廣德軍先是敵將入境徙郡帑以避敵去而字藏吏乾沒
給曰盡爲敵有前政置不問郡計弗支自劾去鵬舉至而疑

之未及逮問有告者盡得所失亡時諸將擁兵所過騷動有
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之曰是不卻敵報天子何擾吾百姓
爲坐忤主將罰然自是兵帥亦知畏戢改知饒州政成難其
代增秩因任以直祕閣知江州時朝廷囚大將岳飛於獄其
下反側不自安有逆謀秦桧出飛及張浚令檜傳于桧
桧不許飛部下更有逆謀
事金陀將編與宋史同十助清輝與錢振上後述自張憲反
獄云憲使俊往說飛麾下解脫王綱張應李璋諸人而亦不
許人與憲合謀則卽當時爲謀逆者祇綱下亦止張
憲一人耳且在飛初解兵柄之時至于飛既下獄未聞有他
將謀逆也此書云囚飛于鵬舉知其將董先忠義直入軍見
諫其下有逆謀與史互異鵬舉知其將董先亦率其下拜且
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公也除淮東轉運判官敵初通好
送迎使者護致金繒禮文程式皆所創定移知常州陞本路

轉運副使問民疾苦罷行恐後自潤至杭往來苦征稅之頻
鵬舉奏非州縣而征商者皆罷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歲
增命定其直澄汰所部吏無所顧望曰吏不奉公民之蛇虎
也存而庇之爲害滋大而或者猥欲以是爲陰德過矣妻蔡
氏卒從班或因對及之上曰廉士也贈銀絹三百以葬益前
所未有擢知臨安府曰害政者吏壞法者貴近也首治吏而
抑貴近奸民屏迹遷司農卿使北庭聞敵主遇弑中道而歸
時天下事皆先白秦丞相檜然後上聞鵬舉歸抵盱眙獨以
奏上檜怒出知婺州加直顯謨閣閏十月進直龍圖閣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時全州武岡間洞丁侵掠省地師甫壓境吏
抱具案以前鵬舉問此何文書何不俟入州而後呈耶吏魁

以溪洞事急對鵬舉曰吾不能細讀汝讀其切要者吏乃取
二郡失利及前帥申不可深入之狀讀之鵬舉曰止吾當思
之行未十里二郡申賊大入官吏駭愕鵬舉不顧既入州上
事如常儀有間乃索文案一過目卽械吏魁付獄根究與溪
洞交通謀亂仍差官籍其家盡得其往還書問及金帛等又
逮所與交通人於衡州卜肆得吏親筆曰今使非昔比多以
錢帛來囑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卽置吏於法而飭二
郡合兵討蕩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歛兵歸悉還所侵地叩頭
請罪一日部使者請問曰某輩在此久不知吏魁之奸公甫
至何自知之鵬舉曰吾以情察之方吾之始至也則張賊勢
以懼我及吾視案籍而色動凡官兵破賊之狀則隱而不言

吾以是知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郡帑有玉帶其直巨萬秦
燔欲得之鵬舉具實直以白燔怒改知紹興諷言者論罷奉
祠歲餘起帥廣上親擢知平江檜語曹詠曰平江擇守非我
意也及論罷更化初以殿中侍御史召八對首論君子小人
不可不辨上曰朕今以臺綱付卿卿其盡力復灑宸翰有親
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之語刻石臺中尋遷侍御史拜御史
中丞一時愷黨排擊殆盡朝廷爲之肅清熙豐以來以常平
錢穀專隸戶部右曹立法嚴備宣政間移用略盡邦本以搖
至是司農寺丞王炎請以州郡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
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下諸路歲解陳米十五萬石鵬舉言
其不可詔黜二人言仍鐫其秩良法賴以不墜自餘奏疏雖

多大要欲威福之權歸于上告訐之俗易于下明薦舉以取
實材■任使以責功效戒朋黨以肅班列舉閒廢以振滯淹
給閒田以養退卒省浮費以寬疲民咸中時病兼侍讀造膝
從容密以建儲爲請上曰朕豈敢忘耶且已有定論普安郡
王天姿不凡氣象尤異但太母言及皇嗣事則爲之不樂卿
其少待鵬舉曰聖心已定宗社之福也時外廷實未有知者
知紹興庚辰貢舉一洗徇私之弊所拔多滯淹時號得人除
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案此書載舉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宋宰
輔表鵬舉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御史中丞除
參知政事八月進知樞密院事卽于是年十一月癸未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餘與罷均在丁丑下距庚
辰凡三載此書乃書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互異

會臺吏

有罪上顧宰臣曰自湯某入政府臺中事頗不理鵬舉以一

時臺臣皆已所薦欲上章自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新進者比而攻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逆亮寇江江面以采石爲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楊林江表震動鵬舉被旨卽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會虞允文亦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乾道初薨年七十有八諡敏肅鵬舉姿稟剛勁風采峻整故其中外踐揚咸有威望其知貢舉場屋嚴整皆不能及云孫邦彥俊彥

邦彥鵬舉孫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昆山簿未上中乾道壬辰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編修官允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文薨方允文之入蜀以恢復自任所攜賞功之告自節察防團以下無慮數

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慎密以達于朝邦彥實主之時
孝宗銳意遠略邦彥自負功名論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祕
書丞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擢左司諫兼侍讀論事風生權
幸側目上手書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
終不移及其他聖意所疑輒以諏問御筆具藏于家使金還
坐貶淳熙末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
卒邦彥性開爽善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拯鄉黨
之畿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南歸坐貧自譬乾義井云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鎮江志知柔正和二

年進士第與此書政和八年互異

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秩滿調泰

州興化令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之人服其明知

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賑饑有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賓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善可貸者奉旨往說仍以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卽行旣至度賊愚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乘機掩襲冠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內武谿洞賊常出沒爲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其來相告曰譚茶陵來矣卽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未下改授祕書少監

案中興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四月除祕書丞八月遷刑部員外郎據此書則知

柔未嘗爲祕丞特爲祕書少監與館閣錄互異又考元至順鎮江志亦云譚知柔終祕書少監與此書合

以疾卒

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爲詩尤長於絕句如晚醉攜筇過

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
低昂綠樹春驕我偃蹇青山氣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
能爲緩頰聲多爲人稱誦號華陽居士集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通判
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賈進擁衆逼淮朝廷遣使招安率不
生還最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因直抵賊營諭以
逆順賊喜聽命會辛昌宗提兵討之軍敗身沒賊曰是賣我
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酈生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
相爲謀復善遇之且願奉約因降首領五十八人盜衆數千
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郡首錢伯言與提舉常平潘良貴上
其功勅授嘉州文學

宋本紀載錢伯言上平賊功不及潘良貴可以此條補其闕

建炎

二年魏鉢知海州所部懷仁縣鄰敵境數入寇掠鉢檄公彦權縣事公彦知弓兵周珍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賊張遇劉尙書犯海州公彦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使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軍李彦先叛掠船百艘引衆數千據東海鉢復倚公彦討之公彦搏戰重傷爲賊所得環之以刃曰汝能使海州降卽釋汝不然令汝肉骨異處公彦陽許之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守賊兵無糧勢不能久賊挺刃交下公彦曰吾本討賊乃爲賊獲今死晚矣豈復顧惜賊服其忠勇遽自斂刃刼之以過東海遣人還扣城以公彦意取其孥太守以下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以資賊獨攜二子及孤姪行賊幽之古寺飯以麥麩公彦語

王氏曰我死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曰諾每賊召公彥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彥威信在人更欲托之軍事公彥以死辭一日偕衣冠十餘輩載酒訪之欲申前請且以刃脅之指堦下小松曰是不可用當斬去公彥不爲動因請賦松詩蓋欲以觀其意公彥應聲曰誰植蒼官近短堦青青不肯雜蒿萊他時若有風雷便拔向南山穩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會敵據海州時時抄掠東海賊死戰以拒公彥因說彥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敵戰勝不爲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見糧雖勝弗支計無拙於此者今楚圍方急爲公等計莫若出舟師解楚之圍朝廷捨過錄功富貴未可量彥先感悟委

軍聽命至楚一戰敗敵鎮撫使趙立便宜改公彥宣教郎奏
辟彥先淮陽軍鎮撫使就差入彥鎮撫司參謀官還守東海
敵遣戰艦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彥逆知之出奇兵與戰
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戰未嘗敗北
通商惠工用度浸饒民樂其生四年敵復圍楚州公彥與彥
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彥先乘勝欲以舟師赴楚公彥謂水
淺不可入不如淮口彥先不從舟膠敗績彥先死之公彥收
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東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
餘兵數千趨朝今采石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
龍鎮以防海道賊孫誠聚衆劫掠郡守鄧根檄公彥討之誠
請降收其衆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

彥水軍捕江寇冒暑汭流運漕不繼公彥料孫誠軍必叛密爲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殲餘衆於白茅浦江行遇賊郭大刀餘黨李遇等三十五人衆數百盡擒之曰此敗羣羊留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爲民害盡斬於小焦賊邵青謀擾建康

帥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彥水軍討之而以公彥提舉公彥

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帥劉光世

案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

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王戊劉光世招降邵青六月癸未邵青率舟帥至鎮江甲戌復叛已丑邵青犯江陰軍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遣耿進李進彥討青在青叛後月十六日此書序耿進李進彥討青乃在青叛之前與本紀互異

公彥曰賊在江東而降浙西此欲

詭計以入海爾疏利害於光世不聽

案本紀及劉光世傳邵青據通州光世招降之

今據此書不稱光世招降但書青降與本紀及光世傳詳略互異

邵青至鎮江果順流而下

追捕不獲光世愧悔乃請於朝借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賊
公彥沿檄已過池州頤浩被旨津發浙西公彥以前言不用
難其行頤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竭力衆所共
知今朝廷以水賊邵青侵擾浙西正賴左右特出奇計克清
大憝軍中豈可無劇孟也公彥不得已領軍赴鎮江順流七
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喜邵青望風請降

案宋本紀
紹興元年

十月己巳王德紹邵青
降不書公彥與此書異

冬十月葉夢得帥江東趣公彥歸

案宋本紀

本紀九月丙申葉夢得爲江南東路
安撫大使此書稱十月與宋史異

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

宣撫使司幹辦公事仍舊提舉水軍奉勅授添差通判鎮江
軍府事時倉廩空虛軍無糧交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容問
計公彥曰兵以食爲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

宜因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卽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之軍民安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道亡遣將王清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爲盜養兵之食旣足爲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制置使仇忞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之間詔凡三下光世武人直奏云鎮江大軍屯駐若去通判劉公彥如失劉光世左右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真州以宣司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黨未赴十二月某日以捕賊泝風江行失舟而沒年五十七公彥自宣和七年以招安賈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承議郎自後間關兵中六七年屢有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鏡詩曰平生胆氣忠於國顧爾何曾照瞻明益亦有諷其爲

人剛正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勇決期以忠義取功名故陷賊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營亦以死自誓先公彥沒於江上子三人長曰簡易從公彥出入軍中劉光世欲以勸士奏廸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效之有奏不上次光世名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諸子同示親之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襁褓育於族人劉刺史家公彥輕產重義死之日家無餘財軍民爭致賻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下葬遷王氏附嗚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功彥生不得一日離行陣死不得一官庇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矣

褚籍字彥文金壇人祖庭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爲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五年擢進

士第爲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縣事歲滿召赴
行在除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年除工部郎中言者
指爲前樞密湯公鵬舉之黨罷奉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
重隣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
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爲宋
齊邱食邑齊邱厚歛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于有司以爲經
賦厯二百年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爲尉知其事及爲縣請爲
當路言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爲率蠲二分半至乾道間
或申前說遂再蠲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遊者
卽忠肅公洪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實詞賦首選授宣

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憂歸服闋教授常州改秩待次諸王宮
教授初令教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憂去官吏率解體孚
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留二其心且緩急人所有寧能忽
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爲之經紀後事纖悉曲盡追送越
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宮教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去國陞
辭上問可爲臺諫者仲敏以孚對卽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
宗卽位除右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
而高宗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甄其姓者獻宅爲酒肆大
闢梁康成者實主之涓日張設事極猥瑣臺諫聚議以爲不
抑其初後有甚焉者非所以光孝治欲遂白發畏禍輒止孚
曰臺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日上殿奏疏

大意以爲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羣小猥瑣如此上怒麾去不視孚手其疏不退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乎曰臣但知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因委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温州事聞梁康成等大懼凡所張設一切徹去未幾過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實對且曰所言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惜之曰業已補外何不優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祕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則去去之以義非以爲高也爾拾遺諫省言罔攸伏何恙靡已而求去之果麟符之寵延閣之華茲云眷懷旌爾諒直爾其勿替於義尙勉告猷尋遷江東提刑廷議以刑侍召而孚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懿所以焜耀史冊終始無間言者

李有助焉

京口耆舊傳卷九

顧奎

張纘

侯晏

崔耕

李拱

趙善澤

劉蒙慶

子宰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幼徙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其爲人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著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淳澹不蓄妻子行年六十猶有嬰

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清新綺麗散入管絃遇人無少長貌必
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去紹興中故人有
位樞近者念其貧會戚方統軍京口以奎托之戚甫至卽遣
人迎致辭不往戚不得已自往謁之謝不見戚慮孤樞近之
托則饋以尊酒緡錢各百曰以代贄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
主吾家金壇以汝比賊故里之老幼肝腦塗地吾書生恨不
食汝肉安能受遣乎使者懼不敢聽亟負酒幣歸三舉禮部
一入太學俱不第乾道中以特恩對大廷授廸功郎縣尉未
上淳祐初年卒

張縝字彥智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灋陽來居祖子方由
進士第歷知臨穎寇氏丹稜開封四縣光化軍州建昌軍以

太常少卿奉祠卒葬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爲作墓誌縝少嘗
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蔭入仕爲平江府長
宿州臨渙尉亳州永城丞建康軍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
建平縣江寧府溧陽縣二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遠宦
乞監延陵鎮所居金壇距延陵無兩舍遠奉板輿往來從容
祿養荏苒五年益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擢
軍器監簿再歲爲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權貴之門故連歲不
遷以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罪旋丁內艱服除通判
和州倅和之明年當北敵犯闕盜賊四起實攝州事時承平
日久守備闕然縝聞故將王逸坐廢僑寄郡境卽以禮致與
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爲盜區獨厯陽孤城堅

守聞者駭歎郡發勤王之師縝以主憂臣辱義不徒全欲提
兵入覲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
計縝勉以忠義資以餽糧濟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爲善良
及受代郡人詣闕丐留而縝以疾得奉祠去去未兩月而城
陷後賊帥張遇受招赴闕時宰問識張和州否遇對使此公
在某等安敢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
辭會錢塘軍變事定而守倅須才以縝通判杭州縝不敢辭
至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既
渡采石和之土民驚喜感泣扶老攜幼闔境出迎旣下車令
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後有旨以和
州正賴守禦不許丐闕明年翠華南幸敵騎扣江瓜洲路絕

維揚屯兵輻輳群下衆號數萬動輒乖忤人情惴恐潰將王
德者亦擁衆扣城縝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
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効死軍費不給移用貢緡數萬僚吏
更諫縝以身任罪衆莫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
賊黨張立張彥輩衆各數萬直抵城下縝與王德晝夜攻殲
賊黨敵亦望風退卻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赴闕除縝直祕閣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縝去未幾和復爲酈瓊所破夏四
月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壽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未
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時駐蹕金陵恃
揚爲屏蔽翰朝議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點其名比入
對存撫甚寵且以奏疏切於事宜揭之通衢縝旣受命遄驅

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之餘戶不滿百續招徠有道流民廬至商旅阜通冬十一月敵帥烏珠陷建康長驅入浙所至郡邑一時奔潰明年春尼瑪哈復遣託雲貝勒等

自楚進圍揚州以爲聲援朝廷知續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鎮江而續誓以死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眞州時趙立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握兵武臣難於控御續傾誠待之問遺不絕間以捍敵之功來告卽爲保奏旋被上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爲之助夏四月烏珠回至鎮江爲

韓世忠所困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鎮江府韓世忠屯焦山寺邀擊之又考金本紀天會八

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于鎮江不利則是烏珠已於是年三月回至鎮江爲韓世忠所困矣與此書所云夏四月回至鎮江爲世宗所困互異又考宋本紀四月中申韓世忠駐軍錫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烏珠走建康丙申世忠及烏珠

再戰江中世忠敗績蓋世忠於四月再敗烏珠乃更爲烏珠所敗耳金本紀於四月但書世忠敗績不書烏珠之敗蓋諱其實明尹洙宋元史質並沿金史而誤此書稱四月烏珠爲世忠所困以考金史及宋元史質又爲覈實矣諸將

莫有應者惟縝自揚遣師控扼要處使世忠專意江面雖烏珠以計遁而世忠所俘獲亦不可勝計迨回蹕會稽方知維揚尙守上意嘉歎進直寶文閣郭仲威自陷平江引兵而北所過殘虐旣渡瓜洲縝卽單騎出見輸以腹心仲威感其義駐兵城下秋毫不犯七月召還朝行次毗陵維揚卽陷趙立薛慶死之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七月庚辰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九月丙辰金人攻楚州趙立死之

據此則立之死也別由楚州之陷亦不在七月書稱縝以國維揚陷立慶死之并二州之陷爲一事與宋史互異

勢之危積憂致疾歸臥彌年遂丐休致紹興改元疾有間除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命入對旣至宰相前期

大白上曰是向知揚州人物修偉者耶會昭慈升遐詔趣之
官纘感上知益思捐軀報效始至當敵人及寇盜蹂躪之後
井邑蕭條財賦窘匱纘至未幾卽葺城隍治宮室廣儲聚以
俟時巡時劉綱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內騷然纘至
卽還劉綱於舊鎮而納王冠於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纘
自攝守和州時得疾後雖旋愈而頻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
祠亦會朝廷議置大帥于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明年九月卒葬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纘度量豁達意氣
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紱友愛甫得任子恩旣以及之有
司不可至於懷牒泣訴持表扣闥得旨特依所乞纘旣沒妻
子猶奉治命以遺恩官紱之子早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

之歎晚節受任於危難之中奮不顧身三典會府子弟皆在
機幕朝廷許上守禦功差次行賞而終不挂諸子名其間平
居不問生計雖衣衾亦無餘前年陛對乃治裘袍歸而封緘
曰留以送終竟以是歛其操尙如此

侯晏字齊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游宦南來
紹興十四年始奠居晏爲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勁正喜爲
詩尤長於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侯之家爭館致
之父任入官注嶽祠監鎮江大軍倉門淮東茶鹽幹辦公事
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文集藏於家

崔耕字萃文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上舍

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登紹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非科期此書傳之

再爲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卒於官無子耕
交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場屋之文皆有本源授徒金
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拱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誥數十散在族間
褚遂良李林甫姚崇宋璟諸人書名誥尾字皆掌大墨色如
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巨源字元通由舉首擢進士第文名
盛於一時拱擢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爲平江府常熟簿再調
鄂州咸寧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

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卒于臨安

紫元至順鎮江志拱登進士第淳熙十一

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簿鄂州咸寧令臨安丞卒于官據此書則調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仍卒于臨安較至順拱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贍後來所
鎮江志爲加晰

不及臨安秩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澤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任平江司戶
湖州錄事參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貧不自聊
醫妻裝具得錢百緡出貨市人計息以自給榜貼甫及門卽
盡燭之忍貧以待祿執親喪所居堊室足不履閭闔妻疾立
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
亟見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
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諷誦宗室
子孫官有廩餼戒無得預族人有冒禁以倖利者輒戒門人
絕鄉之先生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倦後生有過
失輒自愧恨曰得無爲趙君所知耶

案劉漫塘集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云使

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澤嘗爲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諫夫人常以過從之疏數駭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內夫子於善而警其失也可與此條相證在官廉公不私莫能奪其守而疾惡良甚部使者郡守見必竦然起敬平江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澤疾之反以見讒罪去爲錄事三歲晝夜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不謁竟以是得疾卒士論惜之

劉蒙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陽葬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溥誌其墓生日新曰新生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堂弟縞之女垂死作偈語極超詣刻石于家南郭先生陳輔誌其墓監簿生殯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娶邵氏樞密亢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曰老村扶神丁義楊西內舍生杞字成德卽居士之父

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維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爲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金壇吾與汝俱葬丹陽則子孫與吾父母之塋必疏俱葬金壇則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兄卒祔於先祖改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之沒奉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敢述恐累於私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宰

宰字平國其先滄州景城人國初徙丹陽其後徙金壇高祖瞻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曾祖蘋內舍生杞鄉貢士父蒙慶號雲茅居士用累舉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姿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興利除害之志

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於少而爲士之日嘗大書於壁曰困窮卽是亨通曰肯爲毫釐枉尺尋蓋其趣操已早定矣兩貢於鄉俱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餽贐郡邑資送誓不以一孔自汙登紹熙庚戌第調建康之江寧尉始至置三帙一曰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關於職守者一曰追會以籍帖引之下於鄉都者日治事已卽手自勾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寧巫風盛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甲寅之旱帥守命救荒多所全活屢獲巨盜當上其功率拒不受賞雖一命爲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杓舉公之詞曰學爲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嘆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

與上元尉朱晞顏終始不渝張公既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干已爲疑須君及門皆具剡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邪況以尙書有言而許猶須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矣竟不往調真州法曹掾臺郡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有貪墨者屢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三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爲具甚盛且以家奴執事甫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溫守竟不能私會漕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僞學不讀周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公知時不可仕而爲養不可已

賦詩云錦城不似還家樂獨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
入京默觀時勢不樂仕領獄祠以歸所至未嘗覓舉非其人
雖強委不屑受嘉定更化以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
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公公峻辭以絕黃公度制置江淮屢
書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矧可爲帥府屈辛巳之夏俄取
考功厯題百餘言以述其志

案劉漫塘集有先祖十九府君墓誌其末云官應江寧尉真州

司法泰興令開禧間入浙東幕病免此書於真州司法之後不書泰興令及官浙東幕當以墓誌補其闕

束冠裳

而高閣之幅巾短褐種柳植蓮於雲茅西偏之塘名塘曰漫
自號漫塘病叟塘之湄有田數畝親課種藝結廬三間疏籬
曲徑穴牆爲門不容車馬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剝啄得通郡
官行縣求見有踰牆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

數四見不往報謁其報謁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
刺曰邑民劉某拜見絕交中朝及四方通顯書有先施者荅
緘具所自號稍尊則稱丹陽監司郡守則曰部民獨章泉趙
公以出處之合詩筒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姪
台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
朋友遠方苟挾富與貴雖伺候信宿不得見見則因其所挾
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辟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
充然各足其分館遇留連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糴估平創義
役而爭訟息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而
凶年免於死亡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已
之責某橋病涉某路險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程其事公

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爲有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於有司利於鄉人者亦無不爲也上初卽位渴注名譽除令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瑞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還磨勘歲月使轉

官

案漫塘集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磨勘年月日第一狀稱三十年久侶漁樵姓名不入考功之籍而令計在家年月

進秩則非所以序功與此書盡還磨勘歲月可以互証

未幾除奉常丞需章五上郡太

守以朝旨趨行不得已勉就道

案漫塘集有辭免除直祕閣宮觀三狀又有辭免除寶謨

閣宮觀三狀此書於他官遷擢皆書一辭再辭而於此二官皆不書辭以集考之當屬闕漏

至吳門拜疏

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當宁側席以問御史王遂且俾宣

諭除將作少監再辭未報鎮江防江軍作亂自邑而郊焚掠

甚慘睥睨金壇闔邑奔避公獨與家人寧居激慰任事集近

郭隅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援廣東近比以鄉郡屬公命出復寢除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職顯謨奉祠玉局至嘉熙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謂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臥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謹必爲萬世誚

速死幸矣

案漫塘集有辭免令赴行在奏事狀此書載宰謂諸子曰云云蓋辭免時語也以集考之則此條益

見根

年七十四以疾終於家

案漫塘集辭免除將作少監第

除又考集中有辭免除籍田令第一狀有云年甫六十據此則寶慶元年宰年六十以此書卒年七十四考之則當卒于

嘉熙三年

遺命歛以深衣大帶圓冠方履鄉人爲之罷市葬於邑

之沙墅山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

祠於學農祭於社朝廷嘉其節賜諡文清實齋王公狀其行謂公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恩濟生民之盛心使嘉定致之

以輔寧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所觀
寶慶元禋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略則十年水火盜賊之
菑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臺閣之上則動靜有權操縱
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夫更始之時以其本
於踐履者可以推其事功以其著於家族鄉黨者可以想見
其平治天下蒙齋袁公銘其墓亦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
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拔乎
流俗銖視軒冕隱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誣者天
下後世所視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
於家子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昭忠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昭忠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故以昭忠名篇自紹定辛卯元兵克馬嶺堡總管田璵等死節迄於國亡殉義之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詳其詞義蓋宋遺民之所作也每條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記其死難事實於後其文間有詳略而大都確實可據以宋史忠義傳互相校核其爲史所失載者甚多卽史傳所有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如紹定辛卯西和州殉難之陳寅宋史亦有傳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則史竟失載其戰沒事且譌其姓爲王銳又宋史林空齋傳以空齋爲林同之子考此書方知卽

同之號史又誤以劉同子爲劉同祖併失載其被執自縊及其妻殉節等事凡此皆當以是書爲得實又張世傑在崖山及謝枋得被徵事所載亦比諸書爲詳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蘇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時採訪遺書之目不載此名孔齊至正直記所列修史應採諸書亦無此名知元時但民間傳錄未嘗上送史館故至正間纂修諸臣無由見也此本乃舊傳抄帙文字亦間有譌脫而大略尙可考見謹著之於錄庶一代忠臣義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且俾讀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疎略焉

昭忠錄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田璲

忠義總管

李實

鳳州知州

張度

鳳州通判

張叔寅

鳳州教授

紹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興元府邊面乘無關入境十八日闖鳳州至馬嶺堡忠義總管田璲以兵二千駐堡鏖戰數日援絕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實通判張度教授張叔寅死之

陳寅

西和州知州

楊銳守將

紹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元兵入西和州初楊銳爲摧鋒統領制千兵戍守與陳寅率兵民憑城死戰俘殺甚多西和削山爲基四面陡絕獨水門一路有疊將官劉卓挾小忿踰城以水門降元兵乃併力攻陷寅與其家四十口自鳩死銳率諸將力戰死寅先籍城中三十七萬九千單八口告急制司求援至是盡殲焉

楊起泗州知州

王友仲泗州通判

紹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元兵至青野原都統張宣以兵二千守之部將馮擇僞降誘殺大將蘇布罕遂拔營去二十日

攻沔州都統知州楊起戰死通判王友仲死之沔陷

全貴

步將

董鵬飛

階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逼文州聲言報花石峽之役都統曹友聞遣步將全貴往援戰歿詰朝自文合兵攻階州被圍援絕知州董鵬飛拒戰十二月二十日城破鵬飛全家死之元兵屠其城

時當可

天水知軍

陳瑀

西和總管

端平丙申制司檄時當可知天水軍自大安提兵度關之官三月十九日趨麥山積山擣北寨斬首數千級翼日元兵乘

其跋涉初至擁衆追躡當可力戰死兵盡沒夏四月元兵至同慶西和州總管陳瑀提兵巡屯遇元兵於赤萊谷力戰不敵亦死當可字文舉天水士人也與曹友聞相得從友聞軍屢立功智數膽略友聞常謂不如尤輕財得賞賜均與戰士死之日妻子赤立瑀字伯玉西和貢士也累戰有功軍民惜之

曹友聞

都統

張宣

都統

曹萬

劉孝全

夏用

王漢臣

呂嗣宗

王畏

俱友聞部下將

曹友聞同慶粟里人也擢丙戌第爲天水軍教授以功名自任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爲總管所部皆兩界亡命及武仙汪世顯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歸附者敵甚畏之目爲短曹遍身膽友聞遂以遍身膽爲旗號每戰勝卽分其家資以賞丙申秋八月二太子及塔海元帥以精兵五十萬於初三日入大散關友聞議堅守沔州無合四川忠義赴沔州制司連檄友聞屯大安友聞不可督以軍令友聞嘆曰武休出奇前旣失機沔陽堅守今又掣肘以此誤蜀蜀必亡吾與俱亡

矣九月九日不得已離沔赴大安十六日至謀於諸將曰前
日沔州主客勢殊故元兵月餘不敢動其計謀欲誘我也制
司已墮其術沔州旣不守敵已得志大安平坦旦夕必併兵
至若與之戰衆寡不敵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然無糧無水
諸君能堅守五日乎諸將曰若堅壁不戰何止五日但恐糧
盡友聞曰今日見兵二萬以一萬付汝等守此山而自帶一
萬出奇彼止謂我在堡上必來攻汝等逆折其鋒佯敗入堡
我決乘夜擣其背以兩聲鼓爲號聞聲則出內外夾擊又令
大開陽平關以誘敵營內不立旗幟炊烟不出雞犬不聲二
十日元兵至十八里二十一日友聞入教場選精兵健將皆
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義七千人兩戎司兵七百人夜一鼓

後由大安渡江真經七篙隄逆上三百餘里復渡江面幹來
劉溪黑水一帶谷道出敵背退伏二十二日元兵節次至先
有哨馬至見關門開無人徑入伏兵斬之大隊繼至曹萬劉
孝全麾兵戰關外自辰至未元兵敗績日暮萬等斂兵駐雞
冠山元兵環堡擣塹排木數層圍之二十七日友聞探知元
兵已掠大安令諸軍束裝戒諸將曰我曹家一軍累年忠赤
報國聲撼秦隴今與汝等在敵之背正欲出敵不意用奇制
勝且北兵今號百萬爲攻蜀計諸君食君之祿用民之財正
宜奮發忠勇立功上報國家下報蜀民大丈夫當於死中求
富貴先鋒夏用可提兵奮入陽平關直趨北營王漢臣呂嗣
宗可提兵分頭入左右隘奪隘口入關統制王畏可專駐陽

平關外捉敗馬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今提萬人謂之夜戰各帶白搭膊以全勝二字爲號再三告戒訖遂進行二十里少憩值暴雨如注索途冥行嗣宗謂友聞曰今大風雨不息人馬疲乏不若在此待明朝友聞曰雞冠山無糧無水無城初約五日今已十八日此山一破技無所施雖大風雨機會豈可失也至水牛嶺分三道入北營轉戰至晚破數十營直入陽平關北兵備內不備外又以雨作盡歸璫帳殺死十數萬雞冠山之兵聞鼓聲出堡夾擊轉戰至回回寨二太子欲取韓溪路走會天大明分騎爲百十隊更迭馳突鏖戰二十八日午未間友聞馬中數箭步騎五六百人諸將曰軍雖戰沒然殺敵亦過半將軍曷若突圍而出以圖後舉將軍身

在敵決不敢入蜀友聞乃率餘騎突陣而出敵俱披靡至酉
戌時友聞中流矢下馬步鬪死之夏用等諸將皆戰死曹萬
僅存五百餘人入堡謂劉孝全曰兄旣亡兵且堅守此堡猶
可制敵然卽日無糧與其坐而待亡孰若突陣而出可則可
不然與兄俱亡二十九日黎明率諸將轉戰至龍門萬孝全
俱死之張宣守七里堡面中兩矢亦死曹兵苦戰制司遠遜
竟不遣援三泉之下白骨山積元兵不意友聞死盤旋大安
搜戰地三日得遍身膽旗及其屍然後舉手加額平明入蜀
矣制司嘗旌以旗曰元戎卻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每
戰揭之前驅友聞前與元兵戰于花石峽獲捷

王

翊

制司參議

元兵旣滅曹兵遂破閬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
至懷安軍金堂縣哨馬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識兵革制司
丁黼昏庸無謀哨馬至閬猶晏然十八日巳時哨至漢川牟
池鎮鐵騎三百申時至成都城北駟馬橋城中忽聞有軍至
疑是潰兵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當城十九日元兵往來城
內居民皆縱觀及晚五巷內南角數人擒殺一騎民間始知
是元兵市人或執挺與馳或以几卓欄截街巷元兵復出屯
城外二十日巳午時再入城居民皆閉門有舉家身縊者有
舉家自焚者制司丁黼與甥王茶幹徐監倉遁微服至南門
假道石筍觀音院哨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屬俱遁惟制
司參議王翊及僚屬二人召軍民立賞格與共擊北兵二十

四日元兵步騎十萬至成都入自東門二太子坐府衙文明
廳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龜實伍盤中按五方五龜動不止卜
者曰民心不歸成都是四絕死地若住不過二世不若血洗
而去二太子大書火殺二字城中百姓無得免者火光照百
里火逼制參王翊公裳秉笏堅坐兵士何龍扶至府衙東所
避火元兵問是何人翊曰小官食君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
餘責可急殺我又問何以不去也曰願與此城同死元兵相
語曰忠臣也令人守之戒勿逼二十六日府治火龍又扶翊
至柳堤赴井死

劉銳

權知文州

趙汝薌

文州通判

劉同哥

銳之子

元兵攻文州權州劉銳通判趙汝薌激勵軍民八千堅守自九月十九日晝夜接戰五十餘城無水仰給江流元兵別浚江道移向南山城中水絕人馬渴死過半有興元都統陳昱以過拘文城夜踰城出降告以虛實攻益急銳自度不免夜集家人盡飲以藥聚屍及金帛誥命焚之銳家素有禮少子同哥纔六歲銳所鍾愛飲藥時同哥猶在抱下拜而受之左右大慟銳與長子及餘兵皆渴悶僵立不能行銳自殺汝薌突圍被執鬻殺之城破餘兵皆奮空拳巷戰死被圍七十五日軍民死者五萬餘

范辰孫

綿州知州

李大全

簡州知州

史顯孫

懷安知軍

劉當可

漢州權州通判

趙太保

宗室

邵復

漢州節制

羅由

漢州知錄

袁拱辰

教授

羅君文

知縣

元兵分哨入簡州知州李大全死知懷安軍史顯孫避于簡
亦死元兵至漢州通判權州劉當可與一宗室太保率民兵
城守太保出城往羅山謁賀靖借兵歸遇元兵見殺遂破城

忽而血洗焚蕩死者十餘萬家當可與節制邵復知錄羅由
教授袁拱辰知縣羅君文皆遇害知縣州范辰孫亦死

和彥威

金州守臣

楊福興

統制

汪統制

前軍

和彥威守金州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時遣兵守饒風關不攻
而過彥威與忠順軍統制張珍謀擣其虛十一月提兵五千
從金州箐口十八谷徑詣長安襲其家計寨是年元兵至成
都不久駐者以彥威牽制也及元兵自鳳州出彥威始由上
路歸其後諸州殘破彥威提孤軍守孤城外絕救援而堅壁
屹立北軍數攻饒風不下乃自箐口幹腹明年六月大隊從

谷中奄至百道攻城彥威死之金口陷謀窺開達下瞿塘夔州路安撫盧普集兵命李安國節制諸軍分守雲安白帝等關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自州後臥龍山穴至白崖統制楊福興戰不利普及安國遁福興再戰敗績所部止三千殺傷相當收兵入關元兵四面蹙之前軍汪統制戰沒西門餘兵止三百人福興猶戰不已援不至死之兵皆沒

何進

都統

張珍

都統

王誥

統制

王侃

統制

呼延棫

統制

王履正制置使

紹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開關以戰殺北馬七百餘勵兵再戰忽望山後狼烟數通元兵自龍門由馬家陵幹腹已越大安四十餘里進急分兵防遏至新灘兵寡不敵進及統制王誥王侃呼延棫皆死戊戌冬都統張珍隨制置使王履正行邊入縣州十月十七日走彭州之竹溪元兵進襲逼甚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自將五百人陣于谷陰北騎五百衝其陣珍弓矢齊發引騎趨谷陰伏發錯愕珍呼曰我是張憨子可急投降不降更何處走麾兵薄之元兵遂衄珍雖捷而元兵追襲不已再戰於導江履正已度珍爲後拒三日糧絕力倦急引兵趨橋橋已斷乃入茂州界

險隘失援軍不成列又戰于牛溪橋威戎關珍死之部將孫棟收散卒屯汝川仕存二三

李冲

同慶知府

尹震

教

趙章

統制

肢慶

統制

張憶牧

知府

趙拱實

主管文字

王朝

總管財賦

何充

黎平通判

渠師

石戴

俱邛徠部

秦忠孝

都統

田廣安

都統

鮮于渭

施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兵入同慶府知府李冲教授
尹震死之二十五日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端平乙未八
月十五日統制腓慶戰死於河池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
元兵至嘉定府知府張憶牧全家死元兵至遂寧府轉司主
管文字趙拱實死四川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戊戌冬十月
十八日元兵至黎平通判何充不屈死邛徠部渠師石戴以
千兵與元兵戰歿己亥正月十五哨馬至成都城外都統秦

忠孝田廣安引所部至遂前麓戰軍士死者萬人忠孝父子皆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元兵至施州知州鮮于渭被執死

陳隆之

四川制使

蒲東印

制司參議

蒲東實

隆州知州

嘉熙辛丑冬元帥禿薛以兵攻成都制使陳隆之嬰城固守元兵苦攻不克欲退而都統田世顯開大安門元兵遂入執隆之先殺其家制司參議蒲東印而下死者十數人執隆之至漢州俾招都統王夔而隆之止書城破被執四字示之呼夔勉力堅守禿薛大怒手刺殺之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以爲嗣知隆州蒲東實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

臨江軍守臣

趙孟濟

清江知縣

開慶己未元兵至臨江軍制置使徐敏子寓閩金鳳洲擁妓
王妙曰酣飲以兵少辭不迎遏哨漸近士民恃敏子不遷避
郡無城列木爲柵哨騎將至知軍陳元桂坐城門飛矢墜前
衆勸其少避不從俄而元兵至中飛矢而死事聞特轉元桂
五官贈寶章閣待制立廟賜諡正節賜錢十萬助葬官其二
子制司近隔一水終不調兵士民趨浮橋將依金鳳洲敏子
已斷橋自保迭擁入水死者十數萬人厥後敏子貶死封州
清江知孫趙孟濟亦死於賊

黃仲文

總統

廉

節

保義郎

景定辛酉六月都統知瀘州劉整以瀘降北人稱整曰賽存孝翼日卽除湖北副總管總統援蜀諸軍黃仲文有衆三千戍瀘衆欲乘未定奪舟東走整誅之曰以俞興兵故侈拜與公無傷也事定當厚禮遣公翼日整乃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保義郎廉節奉制檄糴麥於瀘不降遇害事聞仲文贈五顯郎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節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

許彪孫

觀使

許彪孫簡州人狀元奕子也罷郡奉祠祿寓居瀘城人稱許觀使劉整使修降表誘之降彪孫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

家由少而長自絞死贈中奉大夫直祕閣除致仕恩澤外再與一子恩澤諡介節立廟

張桂

都統

金文德

都統

制置俞興都統張桂金文德等收復兵逼城整出兵江山大戰敗走逐北至城門僅得入氣息垂絕興弗知不乘勝奪門乃以日暮收兵明日整乘城拒守乞紐憐濟師乘興復圍城城中勢甚窮促而元兵來援八月摘圍城兵命都統屯達晨往迎敵逮午復摘東門圍城卒往助易他卒補缺更替未定間整登城見而悟亟命勇士從暗門突東圍始維百十卒繼乃大至衝興師大潰興得小舟奔南岸黃市還重慶達聞敗

亦遁附馬尾渡江士卒擁溺者十八九流屍蔽江而下惟桂文德力戰不敵死之桂嘗守老鼠隘軍中號曰老鼠張桂誓取整一日整令呼曰吾今日放猫捕矣桂以氣吞整不戒果遇害事聞贈桂容州觀察使文德復州團練使

張

順

都統制

元兵圍襄陽五年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原於均房於彼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急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壬申夏五月漢水方生發舟百艘每舟載卒三十鹽一袋布二百疋及他

物以二十二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結方陣各
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以紅燈籠
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
舟布滿江面無隙可乘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元兵迎
敵近南船躍入竟墮水中溺死萬計轉戰百里二十五日黎
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增氣及收軍獨失主
將張順越數日有浮屍汴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
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大驚以爲神
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

都統制

張貴旣入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

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圍守益密鹿門山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士遇椿及柵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夾擊刻日旣定以七月七日別文煥東下登舟點視所部軍失去帳前親隨一人乃宿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急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縵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度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數萬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師也蓋郢兵前二三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

之報遂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既不爲備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鎗力不支爲元兵所執不屈死乃命所降卒四人舁屍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處立雙廟祀之以比于張巡許遠

牛富

都統制

范天順

都統制

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襄陽帥臣呂文煥以城降右武功大夫馬軍統制牛富守樊有功樊破守襄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以首觸柱數四投身火中死後贈靜江承宣使賜諡忠烈妻胡氏封郡夫人三子各予恩澤居鄂武功大夫

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肯降便死也做箇忠義鬼乃就所守地分自縊死後贈定江軍承宣使賜諡忠愍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二子子恩澤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頃居黃

邊居誼

提舉官

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沙洋新城守將黃順踰城出降二十七日屠其城提舉官邊居誼死之時居誼呼其僮張弓箭同發應絃而斃後傳爲神

趙卯發

昌州人池州通判

雍氏

發妻

德祐乙亥春二月元兵至池州通判權州趙卯發嬰城守禦

度不能支有弟在他州卯發裂衣書一詩寄之曰城池不高
深無財又無兵惟有死報國來生作弟兄又題于壁曰國不
可負城難以降夫婦俱死節義成雙遂與其妻雍氏俱縊初
六日武將張琳以城降丞相巴延命琳於公帑內支錢買棺
斂葬作佛事以表之琳尋見殺

唐震

饒州守臣

元兵至饒州通判縱妓女迎焉將佐聚飲野寺止妓宿詰旦
妓歸言曰昨所迎非真北人其言語舉止皆南人也豈姦黠
作飾爲盜邪郡守唐震謀勦之兵遂出元兵亦衝入城城內
亂震避于州治之後圍爲元兵所執命之降不屈遇害有以
醬甌覆其屍於州治之廡下者元兵據城後戒毋擄掠唯數

派撒花銀輸官江東提刑黃大任言敵勢鴟張如鄂如江州南康則責降如寧國府守臣趙與則棄城遠遁獨饒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昨得判官鄔崇節報知爲北兵所害已下本州如法官斂安葬乞行褒贈通判萬道同輕徇迎降乞行追勒於是贈震華文閣待制賜諡立廟二子與京官恩澤道同追三官勒停有司具衣冠斂震于其肘得州印云

江萬里

丞相

江萬頃

南劔州知州

元兵之下饒城也前丞相江萬里家城內聞變于其家止水亭前池內赴水死之闔門悉受屠戮弟萬頃前知南劔州亦遭變後贈萬里太傅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文忠

趙崇源

宗室

汪立信

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

襄陽之受圍也汪立信帥湖南貽書賈平章陳三策一謂內地兵多無所用宜盡抽摘可五六十萬起赴江北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各設都統江面七千里諸屯相望設大藩府二以督之急則上下流互相應援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而勢成雖進亦可二謂久繫北使郝經何益不如遣使送之北歸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勢亦固江南之生兵日益禍少紓矣三謂若此二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蓋欲激賈似道行前二策也似道見書怒罵瞋賊敢爾妄語蓋立信目眚故云襄失以立信鎮江陵未幾

召爲刑部尙書不拜元兵渡江起爲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立信知國事已去以其家屬愛將金明時兩淮猶能固守立信渡江趨淮會似道出督師相遇江上撫立信背泣曰端明端明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道一語不得矣似道問何往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潔地欲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爾遂抵高郵寓高涉亭丞相巴延入建康駐立信宅有告立信嘗獻三策者巴驚嘆謂江南有人若用其言吾安得至此因厚待其家議遣使迎立信歸金明不敢泄所寓密价至高郵以報立信拊掌笑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大慟而卒蓋乙亥二月廿有一日云

文天祥

丞相信國公

杜濬

尹玉

鞏信

趙時賞

張汴

劉洙

繆朝宗

孫卓

陳龍復

蕭明哲

彭震龍

蕭肅夫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人寶祐丙辰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一累仕至湖南提刑遷知贛州元兵渡江天祥首張榜檄子揚諸呂罪狀糾合義勇期入衛君父卓爲四方勤王之倡除江西安撫兼提刑乙亥春也天祥召募應者雲合夏四月有祖母喪解官治葬起復趨入衛提其兵以行戈甲精明號令嚴肅未出境遽留屯隆興天祥抗章言軍士踴躍願赴國難爲勤王也奉詔留屯大沮士氣乞如前詔赴闕久乃許之八月至行在所駐兵西湖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江西安撫使知平江府陛辭乞斬賈似道鼙鼓冬十月九日領兵

赴鎮元兵已圍劉師勇於常州亟遣兵五千救之二十七日
戰於五木敗績贛將尹玉死之師勇單騎突圍走常州下廣
德軍繼下安吉危獨松千秋二關俱震京畿危急趣天祥入
衛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平江既至拜疏自劾以所部州降陷
也請誅斥詔不允令疾速督府議軍事進資政殿學士陞制
置安撫大使令制司餘杭守獨松關明年丙子正月三日兼
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闕陳大計不得見所部聚富陽以俟十
八日丞相巴延營于皇亭山十九日早以天祥爲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會使轍交馳北師約當國大臣相見執政侍從
聚左相吳堅府交贊天祥一行天祥見奉使無留者欲往覘
虛實歸而謀焉乃辭相不拜二十日以資政殿學士出使見

丞相巴延元帥唆都天祥曰講解一事前丞相首尾非予所知今太皇太后以予爲相予不敢拜故來軍前商量巴延曰丞相來勾當大事言甚善天祥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所在北朝欲以爲與國乎抑欲毀其宗廟社稷乎二帥以詔旨爲辭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嘉興俟講解之說聞奏北兵待區處何如辯難甚至天祥曰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也巴延憤語侵天祥天祥曰予爲南朝狀元宰相止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乃羈縻天祥不使復還明日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巴等以國降天祥遂前責巴延失信留使又詬斥呂文煥

引敵陷國并斥其姪師孟負國所募兵在富陽者潰而西歸
二月八日堅等以祈請使赴北併驅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鎮
江用其客杜濬計得逸與從者鞏信尹玉趙時賞張汴劉洙
繆朝宗孫梟陳龍復蕭明哲彭震龍蕭燾夫十二人以晦日
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眞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興復天
祥喜甚爲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
述脫回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眞州賺城謂天祥爲北用使
諭再成決無宰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
不以矢石攻之乃開門放入邪意使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
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濬徬徨無所
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攜行李還天祥

衛送出境且覘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惱固叩其所
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
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
我尙欲連兵以圖興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
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贈以金而別夜徑北戍銜枚疾
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旣前復卻風露淒清鼓角悲
慘四更澣曰李公必不見信徒爲矢石所陷不如趨高郵從
通判渡海歸江南或遇二王伸報國志徒死此無益也將曉
聞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通行間關險阻閏二月至通州航
海至浙東至台州夏四月至瑞安五月益王登極于福州召
天祥六月六日至授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

路軍馬與陳宜中並相首責宜中當奉兩宮與二王同奔奈何棄其所重宜中慚嘿又數誚其法懦紀綱不立權威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宜中不樂見大將張世傑問兵數多少世傑以所部對天祥嘆曰公軍在此矣朝廷大軍何在世傑亦不樂天祥乃議宜規恢江西七月四日發行在所十三日至南劔募兵冬十一月入汀瞰贛十二月初命招討趙時賞以兵三千復贛之寧都縣千戶趙潛以兵自建昌至時賞走寧都復陷千戶關某鎮撫孔遵以二十九日率師至明年丁丑春正月元兵向汀天祥命江西提刑趙孟滌領兵收復屯寧都城外不戰而退天祥退屯漳州龍巖縣三月屯梅州夏五月復贛之雩都縣六月進據興國縣遣兵攻贛

不利七月元江西宣慰李恒統師至乃分將援贛走孟灤于贛城下恒以兵擣興國襲天祥窮追四百餘里八月十七日至空坑天祥敗執其夫人歐陽氏及一子二女及趙時賞孫梟等天祥竄榛莽中追將囊家歹貪收金帛因得逸復收散卒冬十月入江復出會昌入安遠趨循戊寅春二月屯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遣使訪問御舟所在夏六月御舟泊厓山天祥移軍船澳八月至加少保進爵信國公冬十月屯潮州潮陽十二月東省元帥張宏範舟師至移屯海豐是時備水道不虞陸路也趙孟灤爲前鋒鄒鳳殿北騎二百兼程追襲二十日午至五坡嶺望見山上步卒四集叩之左右咸謂鄉人捕鹿也奄至中軍天祥被擒官屬士卒皆得脫于空

坑者至是俱遭執戮唯孟滌以先行十里得遁明年二月六日匡山師潰國亡送天祥如燕十月朔至燕械繫千戶所十一月二日以疾脫械初九日召詣樞密院長揖不跪丞相博羅命譯者問有何言天祥曰我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被擒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城郭土地付與別國復有逃者否天祥曰謂我曾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復去之邪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卽被拘執別有賊臣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圖去耳博羅曰德祐幼主非爾君耶棄嗣君別立二王豈是忠臣天祥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社稷計何謂不忠從懷愍而北者

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曰晉元帝宋高宗俱有來歷二王從何受命張平章曰二王逃徙其立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是度宗皇帝之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何謂不正啟位于德祐已去何謂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時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何謂無所受命博羅曰汝爲丞相若將二王同走方是忠臣天祥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曾當國也博羅曰汝立二王有何功勞天祥曰家國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廟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旣知不可爲何必爲天祥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用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爾今日天祥至此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堂上怒令吏引去復入獄獄中集杜句
爲詩備載所歷皆忠憤淒激意壬午春自獄中寄書所親曰
吾終之時惟書一贊於衣帶間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
正天下軍敗國亡至爲囚擄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
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
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冬因狂人薛寶住妄書告變指
天祥爲內應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天祥長
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不可或以金搥搥其膝膝傷天祥堅
立不動乃降旨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
我當令汝中書省之任坐者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

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實負此心非所願也世祖云然則汝何所願對曰願與之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初九日宰相奏曰天祥既不歸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之詣市天祥聞之欣然曰吾事了矣左右去其巾戴黃冠荷械出顏色揚揚不變時燕市觀者如堵宣使遍諭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爲宰相不可故隨其願賜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宣使問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語回奏尙可免死天祥曰死則死爾尙何言天祥問市人孰爲東南西北趨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聞者莫不嘆息流涕天祥死後大風忽起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守衛者皆驚吉州士人張宏道字毅夫號千載心與天祥善隨至燕負其顱

骨歸葬廬陵天祥少有大志明銳忠壯當世鮮儷其自贛勤王也繡其戰袍曰拚命文天祥崎嶇萬里歸羽行朝赤心益堅卒死臣節芳名壯概與宇宙同不朽云

王安節

常州守將

姚 嵩

常州知府

德祐乙亥春三月元兵攻破常州將軍王安節被擒不屈死之安節前守合州節使堅之子也夏四月督撫總統軍馬張世傑復常州留劉師勇守之卽家起姚嵩知府事公橘州第三子也常自十月八日被圍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師勇遁元兵憤其堅守屠之初元兵苦攻常不下城上語之曰若要得常州除是金山長歇後語也遂挾金山長老懇死妄言此

城乃龜形擊其首破矣至是併兵攻南城遂克之嘗死之諡忠毅

李芾

湖南安撫知潭州

沈安

創級

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潭州下湖南安撫知潭州李芾死之潭爲荆湖重鎮殷實繁麗開慶兵難帥臣向士璧力戰堅守城迄全咸淳中襄圍急汪立信爲帥預憂之爲浚築排柵計湘人憚勞議其迂甲戌留夢炎以觀文殿學士來鎮元兵渡江明年乙亥春詔徵諸道兵入衛夏五月夢炎盡提戍兵且席捲府庫以行乃以芾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芾蜀人僑寓衡州嘗尹臨安有能名一日因置水桶防虞以油飾

外有請併泐其內者芾嘆曰今日如何由得內賈似道方顯制弄權事多不從中後聞芾譏已大怒嗾言者論繫遂被重劾列之賊籍坐廢十年其門生曾淵子登朝祈似道得洗敘長江失守乃起芾爲湖南提刑是年五月拜命卽家建臺閱數月陞帥將赴鎮遣其長子君地南中以奉祭祀芾乃與親友別曰州無兵財城知難守然君命無避是行必不免惟一死與城俱亡衆疑芾久廢缺望謾爲是言十月三日右丞阿里海牙領重兵圍城連營環鎖城內僅存州兵守禦芾慷慨自厲軍民咸願死守元兵攻擊無虛日明年丙子春正月攻益急破其西北城芾嘗厚一劄級沈安一日呼使前曰吾力盡不能守矣將就死勿使吾身爲敵得其爲我掩瘞焉汝宜

先殺吾家眷而後殺我安惶恐不敢當芾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爲今日矣安悟挾刃入一家俱死芾就死縱火府治焚其屍安亦自殺湖南轉運判官鍾蜚英收文簿封府庫與部統制劉孝忠及帶御械吳思聰以城降制民或自屠其家或自縱火城內烟燄四起元兵且入死者數萬人爭門出走死于城外者又不勝計外十縣則先被屠掠枕骸蔽野十里無烟廣西經略安撫使李與調兵來救憚不敢進僅駐衡永間爲靜江捍蔽湖南提刑提舉司亦就衡州置援潭局募兵又招茶陵桂陽劇盜數萬以救潭亦不敢進潭既下羣盜潰散反大掠而歸是夏有白潭來者言城內蕩爲瓦礫惟運司及皮參政龍榮故宅僅存戍兵結茅以居其一隅則敗屋數區

而已潭受圍至陷凡三閱月

尹

穀

衡州守臣

尹岳秀

穀之弟

尹穀字耕叟潭州人登科入仕乙亥歲差知衡州逕吏及門潭已受兵帥守李芾屈贊兵明年正月芾死城破穀取平安所受誥勅置庭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弟宜急走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願得俱死于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其門縱火自焚死

趙淮

江東運判

某氏

淮之妾

趙淮潭州人席門蔭仕至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康元兵臨城突圍趨溧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繫詣揚州城下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執歸建康殺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旣及難爲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旣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殯殯畢卽歸萬戶惻然如其言迨至死所屍棄江濱妾命與夫推尸入水猶淺不流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卽仰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密佑

都統制

密佑淮人起行伍爲將嘗戍荆岳會湖南北陷諸州戍兵俱潰散佑與劉浚奔江西過撫州制使黃萬石招隸麾下不知

萬石久已爲遁降計矣乙亥十一月隆興受兵守臣劉槃屢請援萬石遣佑將兵二千以往戒勿戰二十五日至進賢縣之壁畚猝遇元兵佑忠憤卽戰戰正酣矢貫其腦猶自拔矢以指按瘡呼軍士曰孩兒每正好用力殺俄而昏憊裨將軍皆沒元帥宋都歹嘉其勇以良藥傅瘡使之降不肯命以千戶金牌叱不受曰請死遂囚于隆興久之察其終無降意遂斬於西華門外臨刑其子市北飯以進佑叱曰此豈是吾喫底東西亟將去復市南飯以進飯訖臨刑

司馬夢求

沙市監鎮

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鎮十五里兩城相望中隔一水築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

爲舟車商旅之會恃水爲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磧皆露
元兵陳磧上乘南風縱火內薄登城遂下守將程文亮降監
鎮司馬夢求戰死溫國文正公七世孫也後五日川江大漲
沙市城腳皆沒已無及矣

李庭芝

淮東制置使

姜才

部將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應山又徙德安登淳祐進士
權揚州尋知陝州襄帥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憂寓鎮江乃
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
薄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率所部郡
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其榜日遣兵拒

戰德祐乙亥元丞相巴延旣下沿江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道向金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一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議已定會連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至金山乃不候元約卽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侵晨掩擊時北兵輕視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終疎才破其城殺獲甚衆部下勸才保勝歸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誤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海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圍眞州皆移營救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戰至晡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

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值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揚恃通泰爲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泰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懲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於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於福州間道召庭芝爲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煥代帥自與才將輕騎趨通泰謀泛海歸福州庭芝甫出城煥卽以揚州降元兵亟追庭芝僅得入泰州重兵圍城知州孫泰臣開門降

庭芝及才被執俱不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轡才臨刑含
血噴罵不絕口淮東諸郡皆降

徐道隆

浙西提刑

趙良淳

湖州知州

趙載孫

良淳之子

徐道隆字伯謙婺之武義人以父任入仕汪立信制置京湖
奏請道隆爲參議官甲戌立信除刑部尙書道隆偕賓客十
人去江陵明年趙孟傳制置淮西以道隆參其軍士復除浙
西提刑元兵寢迫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
吉尤甚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爲有旨令道隆措置旣至取潰
卒肆掠者竿其首於市牛監軍遁去時范文虎程鵬飛管景

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丞相巴延軍臨平臯亭山令
道隆間道入援不敢輒留時水陸皆有北兵道絕不通議由
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勸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良
淳唯倚道隆道隆旣去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良
淳聞之與婦同縊于州治之碧蘭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
追兵及道隆於江陵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食時矢
竭船槳折一軍盡沒長子載孫由船後墮蹈水死道隆知不
能脫還入船中端坐繩牀元兵去道隆衣掖至北舟有間一
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
降且羸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須其降而後與禁人毋得輒
登船有頃兩兵掖道隆旋因得出船馬門持道隆者稍怠道

隆亟躍水中死北將猶令左右挽弓射水餘兵有脫入臨安者事聞十六日贈官賜諡厚卹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兩宮赴北不及矣

高應松

參政

高應松福州長樂人登開慶己未進士第由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歷羅田縣丞乙亥十一月入國門時獨松關已破十二月兼權禮部員外郎大都路總管明年丙子正月文天祥張世傑入衛時京城義兵踰十八萬欲巷戰死國丞相陳宜中守和議收在城兵人心皇皇宜中懼夜遁先是賈似道潰師魯港退駐揚州圖再舉殿帥韓震欲護駕遷幸然後議和宜中一反似道所爲斬震貶似道後元兵至城下倉卒請和

元丞相巴延首問韓震頭何在。天祥贊宜中復議幸閩。廣太
皇不許。故棄三宮而遁。范文虎引示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
竄。留者九人。如應松及正言陳春伯侍郎翁仲得大理卿郭
珙皆三山人也。二十日除應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二月初
二日賜在城文武官各二階旌其不遁也。初六日除權工部
侍郎。九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未幾宰
執吳堅賈餘慶宋鉉翁等俱赴北。太皇命應松與劉叔子赴
都堂視事。時國事已去擁虛器耳。三月十二日兩宮赴北。應
松扈從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卽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張珏

蜀帥

德祐乙亥夏。荆湖諸郡俱降蜀。之音問不復與東南通。制置

使知重慶府張珏猶振厲自立招討梅應春以江安降珏遣兵收復擒應春至重慶府轡之元兵收取江安所部州郡俱降惟張起巖帥夔與珏共爲固守屹然雙城勢窮援絕屢以虎符招珏不從帳下將有勸其降者珏未果將遂畔夜開關納元兵珏率親兵巷戰不勝登舟欲下夔就巖至中途隨行將士利重賞且念妻子俱已陷重慶遂執珏獻終不肯降會應春之子朝燕訴前事復父仇珏遂遇害

吳楚才

大社令

吳應登

楚才子

吳楚才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世業儒乙亥冬十二月建昌降明年春正月楚才于其鄉嶺村糾聚丁壯稱義兵張榜

聲罪是時黃萬石猶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楚才遂繇邵武
太守黎靖德請於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才迪功郎
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才不聽二月三日
自嶺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
城中出步騎三道蹴之楚才所部俱鄉農鎧甲不備又倉卒
起義未經練習一見元兵輒噪詈北騎左右馳突其衆大奔
尾襲數百人奪其長梯鐵鈎等因進攻嶺村拒以木柵不
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才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
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才旣失利且乏援元
人誘降其衆衆多解去楚才走光澤縣爲人所擒及其子應
登以獻于建昌坐獄上司遣錄事婁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

汝何爲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
府錄受宋朝官爵今乃爲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
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爲忠義所激欲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
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至六月末楚才宗人吳浚奉密旨爲
江南制置招討使起兵廣昌縣建昌遂斬楚才父子傳首諸
邑時益王登極于福州聞而哀之特贈五官爲朝奉郎卽邵
武建昌境上立廟贈額忠勇

王士敏

儒士

王士敏吉州太和人也德祐乙亥江西諸郡旣降明年士敏
與鍼匠劉世超聚兵興復兵敗世超縊死嚼血書石云生爲
趙民死爲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士敏入獄書詩於裾云

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爲腥血染好收
吾骨首陽山竟死于獄中

陳文龍

樞密丞相

陳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祖俊卿事孝宗爲名宰相開國于
魏謐正獻文龍有文章負氣節理宗朝爲太學生名子龍咸
淳戊辰度宗初試進士對策稱旨擢第一御筆改今名授宣
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踐歷館閣爲監察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龍在臺抗疏力爭
辭旨剴切似道不得已爲罷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而左
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似道怒未釋風言者劾之罷歸
里似道敗召文龍爲左史以至執政甫五月丐歸丙子五月

行朝召拜樞密使秋九月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平石手之亂冬十一月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端宗航海福州守臣王剛中降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以還復書世傑剛中責以負國且自署曰理宗學生度宗狀元德祐樞密景炎宰相元兵進攻文龍遣其將設伏捷於囊山寺前帥大怒合兵水陸並進先執其姁家許自使致書誘降文龍復焚書斬使鐵騎四合圍城文龍拒之戰不克城陷被執逼其降不屈咸凌挫之文龍自指曰滿腹子節義文章汝曹還忍相逼耶衆皆義之乃執以如燕在道數辱罵送騎行至臨安而卒文龍旣死義繫其母於福州之尼寺臥病無醫藥左右或感泣母曰吾今死無憾矣但恨不一見吾兒當與之共訴于地

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產佳兒爲之斂葬焉

與秀王 釋

方瑞安守臣 洪

丙子春秀王與釋爲兩浙閩廣察訪使一日至福州五日益王登極而帝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釋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忌嫉諸將憚之未幾元兵逼浙東乃命與釋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釋有更生之忠曹王阜之才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冬十月瑞安被圍城中危急與釋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釋洪率衆巷戰兵敗被執參政董文炳伏而問之曰汝爲秀王也耶今能降乎與釋叱之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

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焉遂殺之洪亦伏尸而死洪莆田人也

朱浚

儒士

朱浚字深原建寧府人酷嗜墨刻人號之曰朱古碑元兵至其家浚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遂自縊死時江西帥府遣使入閩說降

劉全子

監丞

林同

福州處士

林孺人

全子之妻同之妹

德祐乙亥泉福旣隆明年春御舟航海命將收復圍泉州未下福州興化劔郡復歸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糾合義兵卽

故直寶章閣林瑑舊宅置局曰忠義招募卒伍以全子爲福
建招撫使冬元兵至諸郡復失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大
敗元兵至城下全子逸去有林同者字子真瑑之孫寒齋高
士公遇之嗣也號空齋處士孝謹廉謙而深於詩以世澤受
官弁不仕有父風焉全子旣建局于其家敵至衆勸其少避
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爲忠義士死作忠義鬼草
間足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而被執
同乃大罵不屈而死全子轉匿親故家丁丑歲元有司捕之
急株連被禍者甚衆全子知不免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氏
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曰我林家與劉氏世爲宋臣欲以
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

而死者乎我與我兄一忠義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
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徐應鑣

太學生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德祐乙亥兩宮赴北瀛國公暨太學
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
宋社稷爲墟應鑣誓不與諸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
永無斃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醉臥乃與子女入梯雲樓
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寢聞火聲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
立如塑像走報諸僕得不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翌日得其
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色如生

馬 塹 廣西經略

賀文振 裨將

馬塹關西巖昌人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塹死守
不降城破被執斬之旣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
之同死

馬 發 潮州守臣

藍 某 惠州通判

劉得遇 廣西提刑

潮州破守臣馬發死之惠州破通判藍某不降戰死劉得遇
蜀人號肯堂任廣西提刑知靜江府城陷死之

美人朱氏

美人從全太后赴燕有悅其色者欲娶之使人喻旨明日寢門不啓發視之美人已自殺有幅紙書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猶在今事至此豈復自辱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美人有一侍婢亦自縊于其側

陸秀夫

丞相

張世傑

樞密

蘇劉義

殿帥

張達

都統

蘇景瞻

尙書

崖山在廣州新會蓋廣之海門也東通廣州僅容輕舫南入于海猶二百里水勢如牛角然殊非地利而張世傑乃奉御

舟自礪州駐此識者惑之祥興戊寅冬十一月制置凌震小捷于廣州城下世傑喜曰北無能爲入夏且復走矣乃不嚴備而於厓山東崖立草屋曰行宮月朔則行朝會之禮從官亦各結草屋以便起居及周文英自漳州來乃知別有北舟水陸並進世傑驚議守禦有告者曰北舟旦夕至若塞海口我不能進退矣請乘其未至移我舟以塞之戰而勝固幸不勝猶可西走也世傑以士卒航海久多有離心恐一動則星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是了今須與一決勝負爾乃悉焚草市以巨艦千艘結爲水寨船尾皆外向上設戰棚爲死守計衆皆危之無敢諫者明年己卯正月二日浙東帥張宏範舟師發潮陽直趨厓山二十日江西帥李恒發廣州牽哨船會

師世傑不塞山門護水寨乃縱北舟入逼寨十六日北師大
集蔽塞江西世傑乃調輕舟出戰猶能牽取數舟宏範所部
俱海艘無哨船可以趨利故世傑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衆
議恐恒以廣州舟至則樵汲絕矣世傑乃遣文英將步兵王
道夫將蜑船迎擊又促凌震入衛已而文英遁入新州道夫
與恒遇不戰而遁震亦不至二十三日恒至厓山以哨船阻
輕舟樵汲路絕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舟
中糧猶可支半年二帥屢遣使諭降世傑輒以厚禮其使唯
請退屯廣東一道以奉趙氏宗廟軍中聞者歔歔二帥令盡
取舳艫與南船對壘卽北岸立砲且縛船載火南舟張布幙
以當砲石縛長竿於船尾以當火船二月初二日夜都統張

達領快船出攻北之哨船敗亡失甚衆初四日定議進攻初五日三面進逼水寨初六日晨炊蓐食恒乘早潮退帥北面海船進攻酣戰至午殺傷相當恒以船深入千戶林茂躍登南船千戶曾勝百戶解清繼之攻西北角上衆大潰俄而晚潮至恒舟不能駐僅奪數舟而還宏範乘潮生帥南面海船進攻世傑摘北面守兵策應士衆傷殘俱無鬪志恒復麾北面海船夾攻呼聲動天地水寨表裏受敵會有仆其檣竿之旗者諸船風靡檣旗俱仆世傑知事去卽抽精銳入中軍自衛諸船奔潰招撫翟國秀團練使劉浚解甲降貴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數萬人北舟進擊中軍戰至晡海霧四昏咫尺不辨風雨大作海勢退世傑與殿帥少保蘇劉義都

統張達尙書蘇景瞻等十九舟斫斷碇石乘風水之勢決圍東走帝舟重大駐內水爲外舟壅隔不得動丞相陸秀夫先沈妻子于水乃奏幼主死社稷以金璽繫主腰秀夫抱赴水死之宮人牽衣胥溺者十數輩二帥止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恒率海舟追逐弘範畱部分降附訊降人始知祥興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將士所掠皆歸弘範尋于軍中得金璽訊之卒云于小兒浮屍上得之不識爲璽也懼爲人所知棄其屍矣與降人言合恒追世傑至高州界不及世傑後二舟來降恒班師於厓山刻石紀功而還世傑等南奔不能達占城于是回船沿海收散卒承宣使周文英等皆會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颶風舟遂覆世傑溺焉蘇劉義本呂氏之

客諸呂降招之不從至是與張達蘇景瞻等皆死于海明日
文英收世傑屍火于海濱文英以世傑樞密印及餘兵赴廣
州降宋亡

謝枋得

江東制置使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左目重瞳腦若伏犀口可容拳
髯踈而長身不滿五尺幼覽羣書五行俱下終身記憶及長
雋偉有大志好直言以名節自任洞究治體爲文章有奇氣
單詞片語識者傳誦嘉熙戊午年十三領鄉薦寶祐乙卯再
薦丙辰廷對以治道策士枋得直以丞相丁大全爲答考官
佳之欲俾魁天下頗忤上意臚傳出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
二人以言不用遂掛冠賦詩曰玉皇殿下卸恩袍羞見冥鴻

惜羽毛天地有心扶社稷朝廷無意得英豪早知骨鯁嬰時
恙何似山林遁跡高次第秋風到蘭菊歸家痛飲讀離騷扁
讀書堂曰疊山取重良時止之義學者尊稱曰疊山先生明
年丁巳試中教官科除建寧府學教授以大全柄國不赴開
慶已未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又不赴景定辛酉以選爲寧國
府考試官發策尤精愜有江東十問行于世似道怒諷言者
劾之貶興國軍咸淳丁卯放還除史館不赴元兵渡江似道
仍改合入官差主管官誥院不拜江州降枋得與呂師夔有
舊乃上封事大略謂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
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
乎設遇文煥以前語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師夔非有異志

似道以爲刑部尙書參贊軍事欲召赴軍前殺之不得已爲偷生保家計爾師夔心欲歸朝不能而以告之謝章章不敢言而以告臣臣請下詔赦師夔之罪分沿邊諸路之屯命之爲鎮撫使而遣使赴北通和庶可紓難乎言者劾其狂妄罷其官未幾除江東提刑捍禦饒信卽安仁縣置司招集潰軍張忠孝隸麾下俄兼江西招諭使是年冬十二月也師夔檄信州取衣糧枋得榜云信州米畱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信州絹畱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平生朋友遂爾睽離一旦相逢惟有廝殺師夔怒明年京浙下枋得寓弋陽北使王世英蕭郁誘降信州知州鄭疇降遣人爲枋得索提刑司印枋得避于信之雲礫嶺景炎帝立以枋得爲江東制置使卽弋陽

起義兵七月二十二日攻鉛山縣破其隘俄而前軍潰枋得以兵付江東招諭使傅卓隱于江閩之境王世英蕭郁以枋得不降遣兵襲之執其妻李氏子熙之定之二弟三姪及一女二婢枋得竄入閩隱建陽自以國亡痛苦麻衣草履終身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詰兄所在不答唯請死殺之囚其妻子至建康繫宣慰司獄李氏丰姿冲麗以善詞翰聞宣慰使廉下默實海雅欲昏之李氏佯許諾始緩其獄將昏之前夕獄吏戒李氏李氏同女洎婢俱縊主者懼上其二子于行省猶文以不降將盡殺之適左丞崔某自北還獄具崔見二子皆荷校曰若非謝提刑子耶命賦詩立就崔曰其父以忠遜孺子何罪釋之授省都鎮撫陳某陳命諸子從熙之學

凡六年資其歸遂偕弟往閩省父枋得命熙之歸養祖母定之畱侍日以賣屨爲生久之碩人訃至夜間道歸治喪葬畢復隱閩丙子歲行臺侍御史程文海薦江南賢才三十二人以枋得爲首特旨喚至誠無爲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謝枋得故相畱夢炎爲吏部尙書貽書促行枋得復書云吾母年九十五死殯淺土妻女曩婢以僕連累死囹圄者四人弟姪死國者五人遊魂難招往痛莫贖伏聞太母在此上仙久矣惟北嚮長號不能寄一帛書如任元受故事或不能匍匐一灑麥飯孤臣何面目應聘耶且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也辭嚴氣直累千百言夢炎讀之

汗下復以書辭程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三十而入仕五十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惟暵勉送死或可以贖過執事將隆旨以禮聘召孰不興起稽古之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至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未有昌喪匿服而可以應聘召者遂不赴明年近臣同法師林樵谷春詣江淮搜賢仍以枋得稱首枋得抗顏謝之又明年行省丞忙古臺奉旨驛召親臨訪問執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今存一謝枋得聽其食西山之薇又何損于國家枋得母喪未葬姓名不祥不敢赴召丞相義之未幾

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宣召復謝之迺深隱于建陽之后山堂
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參政魏天祐齋特旨宣喚不覲
面皮正當底人謝枋得就交魏天祐上大都來的時分就省
裏索氣力一同將帶來者行省委官泊建寧路官建陽縣官
至馬鋪遣縣尉張某馳至后山堂物色枋得告以故復以母
喪辭弗獲翌日強登舟至路遇崇真道院賦詩別友云雪中
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
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
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遂卻粒不食七日館伴者強進膳九月
二十日又不食而神氣清爽時絕粒九日矣十月十二日賦
詩云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

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
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
鳴瑤瑟安得神靈羽翼生騎雲直上寥天一長子熙之自信
來省枋得曰大丈夫無兒女情拒弗見門人惠寒衣弗受十
八日啓行十二月十日抵龍興左丞呂師夔夙相厚遺寒衣
一襲力卻之有身不絲綿二十年后山凍殺分宜然之句二
月十四日至采石賦詩絕粒日啖五棗至元三十六年己丑
四月五日至京問太后殯所泊德祐主所在各嚮其方慟哭
再拜館伴者曰此是文丞相斫頭處以脇之枋得曰當年集
英殿下賜進士第幸同榜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豈非幸
耶越四日遷憫忠寺壁間見曹娥碑灑淚讀之曰汝小女子

且能死吾豈不汝若哉是夕卒呂師夔適在京爲具衣衾棺
槨殯之關明門外九月門人李思衍使交趾回與尙書謝昌
元捐助俾定之負其骨歸葬

昭忠錄終

